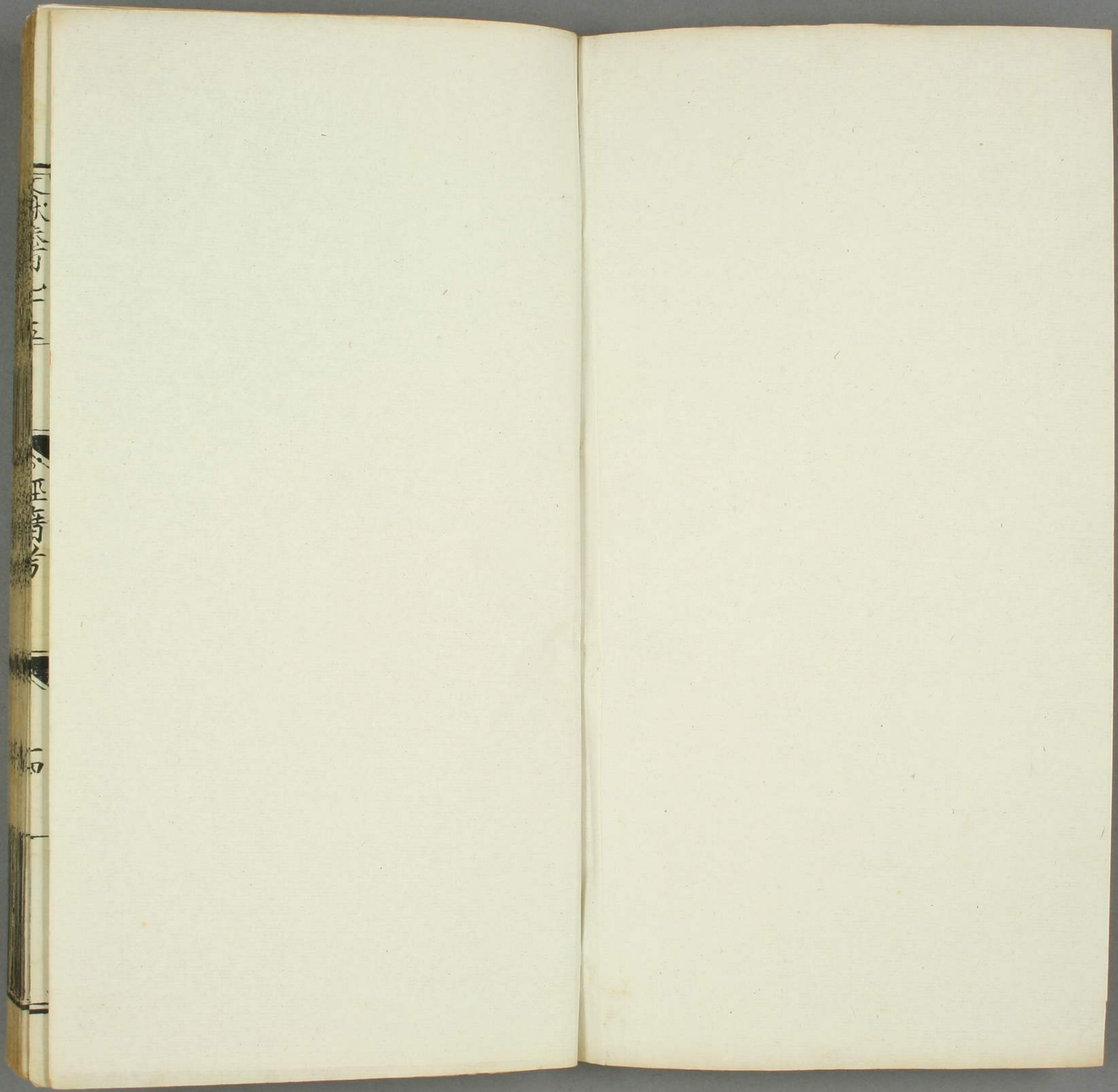


卷百九十之百九十五
經籍

伊 4
1046
56





三
秋
卷
之
二
五
玉
壽
考
一
百
一
十
一

74
1046
56

特

宰相明皇初年即敗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
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云
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為文
陣之雄師按頲為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言者固鄙
淺不足攻然頲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楊國忠為水山事資
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据近歲興化軍學刊遺事南劍州
學刊散錄皆可毀

明皇雜錄二卷

晁氏曰唐鄭處晦撰記孝明時雜事別錄一卷題補闕所載十
二事

陳氏曰其書大中九年序處晦大和八年進士也

開元傳信記一卷

開元傳信記一卷

正書

石

晁氏曰唐鄭棨撰紀開元天寶傳聞之事故曰傳信
開元昇平源記一卷

陳氏曰唐史官吳兢撰叙姚元崇十事
廬陵王傳一卷

陳氏曰唐彭王傳會稽徐浩李海撰叙狄仁傑五王事
河洛春秋二卷

陳氏曰唐洋州司功包諤撰記安史之亂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經籍考

小學

禮部韻畧五卷

晁氏曰皇朝丁度等撰元祐中孫諤蘇軾載加詳定

陳氏曰雍熙中殿中丞丘雍景德龍圖閣待制戚綸所定景祐

制誥丁度重修元祐太學博士增補其曰畧者舉子詩賦所常

用蓋字書聲韻之畧也

干祿字書一卷

晁氏曰唐顏元孫纂以經史所用為正世所行為俗三者之間

為通凡三體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五

經籍考

心

刊
281
58

東

林氏小說三卷

晁氏曰唐林罕撰凡五百四十一字以說文部居隨字出文以定偏傍其說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緣進禮記石經陞對仁宗顧問罕之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微好怪說文歸字從堆從止從帚以堆為聲罕云從追於聲為近此長於許氏矣說文哭從吅後獄省罕乃云象犬嗥此恠也有石刻在成都公武當從數友就觀之其解字殊可駭笑者不疑好怪之論誠然

復古編二卷

晁氏曰吳興道士張有謙中撰有自幼喜小篆年六十成此書三千言據古說文以為正其點畫之微轉側從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自陽冰前後各人格以古文徃徃而失其精且博如此

陳氏曰有工篆書專本許氏說文一點畫不妄錯林中書據母魏國夫人墓道碑有書之魏字從山據以為非有曰世俗以從山者為巍不從山者為魏非也其實二字皆當從山蓋一字而二音爾說文所無手可斷字不可易也據不能強晚著此書專辨俗體之訛手自書之陳了齋為之序

古文四聲五卷

晁氏曰皇朝夏竦撰博採古文奇字分四聲編次以便檢尋龍龕手鏡三卷

晁氏曰契丹僧行均撰凡二萬六千四百三十字注十六萬三千一百餘字僧智光為之序後題云統和十五年丁酉按紀年通譜邪律隆緒嘗改元統和丁酉至道三年也沈存中言契丹

書禁甚嚴傳入中國者法皆死熙寧中有人自虜中得此書入
傳欽之家蒲傳正帥浙西取以刻版其未舊題云重熙二年序
蒲公削去之今本乃云統和非重熙字存中不見舊題妄記之
耶

英公字源一卷

晁氏曰皇朝釋夢英撰夢英通篆籀之學書偏傍五百三十九
字郭忠恕云按說文字源唯有五百四十部子字合収在子部
今目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傍少
品總至龜弦五字故知林氏虛誕誤後進其小說可焚夢英因
此書正之柴禹錫為立石

釋鑿聿韻總五篇

洛陽僧鑿聿撰歐公序畧曰儒之學者信哉遠且大而用功多

則其有所不暇者且也文字之為學儒者之所用也其為精也
有聲形曲直毫釐之別音響清濁相生之類五方言語風俗之
殊故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則往往不能乎其他是以學者
莫肯捨其所事而盡心乎此所謂不兩能者也必待乎用心專
者而或能之然後儒者有一取焉洛僧鑿聿為韻總五篇推子
母輕重之法以定四聲攷求前儒之失辨正五方之訛顧其用
心之精可謂入於忽微者一有之於髮績者一有之於絲雖細且
多而條理不亂儒之學者莫能難也鑿聿通於易能知大演之
數又學乎陰陽地理黃帝歧伯之書其尤盡心者韻總也浮圖
之書行乎世者數百萬言其文字雜以夷夏讀者罕得其真往
往就一有聿字而正焉鑿此一無聿之書韻一作非獨有取於吾儒亦欲
傳於其徒也

字說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晚年閑居金陵以天地萬物之理著於此書與易相表裏而元祐中言者指其採雜釋老穿鑿破碎聾瞽學者特禁絕之

王氏自序曰文者奇耦剛柔雜比以相承如天地之文故謂之文字者始於一一而生於無窮如母之字子故謂之字其聲之抑揚開塞合散出入其形之衡從曲直邪正上下內外左右皆有義皆出於自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與伏羲八卦文王六十四異用而同制相待而成易先王以為不可忽而患天下後世失其法故三歲一同同者所以一道德也秦燒詩書殺學士而於是時始變古而為隸蓋天之喪斯文也不然則秦何力之能為而許齊說文於書之意時有所悟因存錄其說為二十卷以

與門人所推經義附之惜乎先王之文缺已久齊所記不其又多舛而以予之淺陋考之宜有所不合雖然庸詎非天之將興斯文也而以予贊其始故其教學必自此始能知此者則於道德之意已十九矣

石林葉氏曰凡字不為無義但古之制字不專主義或聲或形其類不一先王畧別之以為六書而謂之小學者自是專門一家之學其微處遠未易盡通又更篆隸損益變易必多乖失許慎之說文但據東漢所存以偏旁類次其造字之本初未嘗深究也王氏見字多有義遂一槩以義取之雖六書且不問矣况所謂小學之專門者乎是以每至於穿鑿附會有一字祈為三四文者古書豈如是煩碎哉學者所以闕然起而交詆誠不為無罪然遂謂之皆無足取則過也

王元澤爾雅

王雱撰項平甫跋予讀王元澤爾雅為之永歎曰嗚呼以王氏父子之學之舌即其比物引類之博分章析句之工其用力也又其屬辭也精以此名家自足垂世視楊子雲許叔重何至多遜而必欲用此說也咸五帝而登三王縛頡利而臣高昌則已踈矣度不能勝而乃濟之以復輔之以狡招合一時之群小盡逐累世之舊臣以威吾國而覆之其遺凶流毒至使後之擅國者世師焉以享上祗辟之說悅人主以邦朋國是之說空廷臣則王氏父子實為之津梁可不痛哉

唐氏字說解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唐相撰紹聖以來用字說程試諸生解者甚衆相集成此書頗注其用事所出書一時稱之相知邛州日秦御

字說備旁音釋一卷字說疊解備檢一卷

晁氏曰不見撰人名氏

切韻指玄論三卷四聲等第圖一卷

晁氏曰皇朝王宗道撰切韻之學切韻者上字為切下字為韻其學本出西域今其法類本韻字各歸於母幫滂並明非敷奉微唇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娘齒音也曉匣影喻牙音也來日半齒半舌也凡三十六分為五音天下之聲總于是矣切歸本母韻歸本等者謂之音和常本等聲蓋汎入別等者謂之類隔變也中國自齊梁以前此學未傳至沈約以後始以之為文章至于近時始有專門者矣

韻補五卷

陳氏曰吳棫撰取古書自易書詩而下以及本朝歐蘇凡五十

種其聲韻與今不同者皆入焉朱侍講多用其說於詩傳楚辭注其為書詳且博矣又有毛詩補音一書別見詩類大歸亦如此以愚攷之古今世殊南北俗異語言音聲誠有不得盡合者古之為詩學者多以風誦不專在竹帛竹帛所傳不過文字而聲音不可得而傳也又漢以前未有翻切之學許氏說文鄭氏箋註但曰讀若某而已其於後世四聲七音又豈能盡合哉反切之學自西域入中國至齊梁間盛行然後聲病之說詳焉韻書肇於陸法言於是有音同韻異若東冬鍾虞魚模庚耕清青登蒸之斷斷乎不可以相雜若此者豈惟古書未之有漢魏之前亦未之有也陸德明於燕燕詩以南韻心有讀南作泥心切者陸以為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此誠名言今之讀古書古韻者但當隨其聲之叶而讀之若來之為聲慶之為羗馬之為姥聲韻全別不容不改其聲韻苟相近可以叶讀則何必改字如燮字必欲作汾公反官字必欲作俱負反天字必欲作鐵因反之類則贅矣

廣干祿字書五卷

中興藝文志婁機撰機取許慎說文乃諸家字書按以蔡伯諧五經備體張參五經文字田放九經字樣與夫經典釋文子史古字參以本朝丁度所書集韻為廣干祿字書蓋廣唐人顏光孫之書也

陳氏曰唐韻元孫為干祿字書其姪真卿書之刻石吳興為世所寶辨正通俗三體目以干祿謂舉子所資也機熟於小學嘉泰中教授資善堂景獻時為惠國公數問字畫之異因為此書續唐之舊故仍干祿之名既而悟其非所以施於朱邸也則以

千祿百福之義傳會焉

脩校韻畧五卷

陳氏曰秘書省正字莆田劉孟容以說文字林千祿書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佩觿復古編等書脩校

韻畧分毫補注字譜一卷

陳氏曰進士耒陽秦昌朝撰附前韻畧之後皆求嘉教授臨安錢厚所刻也竊謂小學當論備傍尚矣許叔重以來諸書是也韻以畧稱止施於禮部貢舉本非小學全書於此而校其偏傍既不足以盡天下之字而欲使科舉士子盡用篆籀點畫於試卷不幾於迂而可笑矣哉進退皆無據謂之贅可也

附釋文互注韻畧五卷

陳氏曰以監本增注而釋之

押韻釋疑五卷

陳氏曰進士廬陵歐陽德隆易有開撰凡字同義異字異義同者皆辨之尤便於場屋

正字韻類

謝天霖季澤撰止齋陳氏序畧曰季澤家學長於詩禮頗欲有所論次而未就僅及就此篇其於字學備傍訓故學者易入焉韓昌黎嘗言注爾雅蟲魚非磊落人歐陽公序韻總亦曰儒者莫暇精之其有精者往往不能平其他余方悲季澤官不足行其志位不足稱其才且懼後之人見此書如二公之云也於是道其平昔太繁序之篇端焉

字通一卷

陳氏曰彭山李從周有吾撰

切韻義一卷纂要圖例一卷

陳氏曰汴陽謝暉撰紹興十年序

三十六字母圖一卷

夾深鄭氏曰僧守溫撰切韻之學起自西域舊所傳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音博謂之婆羅門書然猶未也其後又得三十六字母而音韻之道始備中華之韻只彈四聲然有聲有音聲為經音為緯平上去入者四聲也其體縱故為緯經緯錯綜然後成文愚所半徵半商者七音也其體橫故為緯經緯錯綜然後成文愚所作韻書備矣釋氏謂此學為小悟學者誠不可忽也

智求千字文一卷

晁氏曰梁周興嗣撰釋智求所書

後村劉氏曰嘗疑千字文世以為梁散騎常侍周興嗣所作然

法帖中漢章帝已嘗書此文殆非梁人作也

經典釋文三十卷

晁氏曰唐陸德明撰德明名元朗以字行釋易書詩并三禮三傳孝經論語爾雅老莊頌載古文及諸家同異德明蓋博極群書也

群經音辨七卷

晁氏曰皇朝賈昌朝撰先是大臣稽古不過秦漢引經義議政蓋自昌朝始此書以古文多通借音詁乃辨正之凡五門佩觿三卷

晁氏曰皇朝郭忠恕撰取字文相類者別其所從以檢訛舛上篇論今傳記小學異同極為辨博

陳氏曰忠恕為國子周易博士觿者所以解結也忠恕恃酒狂

縱數犯法忤物得罪其死特頗異世以為尸解

翰林禁經八卷

晁氏曰唐李陽水撰論書勢筆法所禁故以名書

墨藪十卷

晁氏曰高陽許歸與編未詳何代人李氏書目止五卷而梁武

評書王逸少筆勢皆別出

陳氏曰不知何代人所集凡十八篇又一本二十一篇

臨池妙訣三卷

晁氏曰未詳何人撰後有江南李煜述書

周越書苑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周越撰越以善書名世天聖八年四月成此書奏御故其序稱臣越臣兄起於柳公權書又云亡兄間稱名而不

臣似未精討論也

陳氏曰主客郎中臨淄周越與其兄起皆有書名起書未見越

書間有之俗甚

唐藏經音義四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也

鍾鼎篆韻七卷

晁氏曰皇朝薛尚功集元祐中呂大臨所載僅數百字政和中

王楚所傳亦不過數千字今是書所錄凡一萬一百二十有五

陳氏曰不著名氏按館閣書目此書有二家其一七卷其一

卷七卷者紹興中通直郎薛尚功所廣一卷者政和中主管衛

州露仙觀王楚也則未知此書之為王楚歟薛尚功歟尚功有

鍾鼎篆法帖十卷刻於江州當是其篆韻之所本也

漢隸字源六卷

陳氏曰婁機撰以世所存漢碑三百有九韻類其字魏碑附寫為者僅三十之一首為碑目一卷每字先載今文而以漢字著其下一字數體者並列之皆以碑目之次第著其所從出洪邁作序

象類書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鄭樵撰中興後安石之字說既廢樵復理其緒餘初有象類之書復約而歸於六書象形類六百八指事類百七會意類七百四十轉注類三百七十二諧聲類二萬一千八百十假借類五百九十八

隸釋二十七卷

隸續二十一卷

中興藝文志洪适撰适取古今石刻法其字為之韻辨其文為

之釋以辨隸書曰隸釋隸續

陳氏曰凡漢刻之存於世者以今文寫之而為之釋又為之世代譜及物象圖碑形式悉具之魏初近古者亦附焉年來北方舊刻不可復得覽此猶可慨想

字始連環二卷

陳氏曰鄭樵撰大畧謂六書惟類聲之生無窮音切之學自西域流入中國而古人取音制字乃與韻圖脗合

論梵書一卷

陳氏曰鄭樵撰

樵論華梵曰諸蕃文字不同而多本於梵書流入中國代有大鴻臚之職譯經潤文之官恐不能盡通其旨不可不論也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編纏

成體華則一字該一音梵則一字或貫數音華以直相隨梵以橫相綴華蓋以目傳故必詳於書梵以口傳如曲譜然書但識其大畧華之讀別聲故就聲而借梵之讀別音故即音而借又曰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故梵書甚簡不過數箇屈曲耳差別不多亦不成文理而有無字之音焉華人若不別音如切韻之學自漢以前人皆不識實自西域流入中土所以韻圖之類釋子多能言之而儒者皆不識起例以其源流出於彼耳華書制字極密點畫極多梵書比之實相遼邈故梵有無窮之音而華有無窮之字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

識字人為賢智不識字人為庸愚

石鼓文考三卷

陳氏曰鄭樵撰其說以為石鼓出於秦其文有與秦斤秦權合者

嘯臺集古錄二卷

原氏曰王球子弁撰李邕漢老序之稱故人長孺之子未詳何王氏也皆錄古彝器款識自商迄秦凡數百章以今文釋之疑者闕焉

前漢古字韻編五卷

陳氏曰侍郎宣城陳天麟季陵撰取漢書所用古字以今韻編入之

班馬字類二卷

陳氏曰參政嘉禾婁機彥發撰取二史所用古字及假借通用者以韻之洪邁景廬作序

閣本法帖十卷

樂靜李昭玘跋太宗皇帝治定餘暇遊意翰墨遣使購古帝王名卿墨帖集為十卷詔鏤版藏禁中每大臣登二府即賜為歲夕寢不復賜元豐中嘉王嘗從神考借其板模拂幾百本王府官盡得之士大夫間亦見一二初長沙僧希白填本刻石河東潘氏御史劉次莊又作別本識者謂希白善書不甚失真潘復易次間以他書御史所模尤疎闊夫獨前者縱學古者拘因人之迹而又加意焉則目亂而心疑神已虧矣故終不近也

法帖釋文十卷

晁氏曰淳化法帖既已焚板元祐中有劉次莊者模刻之石復取帖中草書世所病讀者為釋文行於世

陳氏曰劉次莊元祐中為官帖釋文刻石臨江而武岡又嘗傳刻絳州民潘氏帖嘉定中汪立中取劉本分二十卷中官帖所無者增附之

法書要錄十卷

陳氏曰唐大理卿河東張彥遠愛賓撰彥遠弘靖之孫三世相閱其父文規嘗刺湖州著吳興雜錄

金壺記一卷

陳氏曰僧適之撰集書家故事以二字為題而注所出於其下凡三百餘條

飛白叙錄一卷

陳氏曰錢惟演希聖撰天聖四年序進

法帖刊誤二卷

陳氏曰黃伯思長睿撰淳化帖出於待詔王著去取時祕府墨蹟真贗雜居著不能辨也但欲備晉宋間名蹟遂至以江南人一手為帖竄入其間鄙惡之甚米南宮辨之十已得七八至長睿益精詳矣

籀史二卷

陳氏曰翟晉年伯壽撰哀諸家鍾鼎圖說為一編頗有攷究絳帖評二十卷

陳氏曰鄱陽姜堯堯章撰

山谷黃氏跋絳本法帖曰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元豐八年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會觀者三人石庭簡柳子文黃庭堅

蘭亭博議十五卷

陳氏曰淮海桑世昌撰世昌居天台陸放翁諸甥博雅能詩蘭亭考十三卷

山谷黃氏蘭亭跋曰王右軍楔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秘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求師晚出所見好迹唯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髮鬚有古人筆意耳褚庭晦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斲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彼也

陳氏曰即博議也浙東庾司所刻視初本頗有刪改初十五篇

今存十三篇去其集字篇後人集蘭亭字作書帖詩銘之類者又附見篇兼及右軍他書蹟於樂毅論尤詳其書始成本名博議高內翰文虎炳如為之序及其刊也其子似孫主為刪改去此二篇固當而其他務從省文多失事實或戾本意其最甚者序文本亦條達可觀亦竄改無完篇首末闕漏文理斷續於其父猶然深可怪也此書累十餘卷不過於晉人一遺帖自是作無益玩物喪志本無足云其中所錄諸家跋語有昭然為妄而不能辨者不暇疏舉

法言撮要十卷

陳氏曰吳興蔡崇山父撰以書家事實分門條類亦無所發明淳熙中人

書苑菁華二十卷

陳氏曰臨安善書肆陳思者集刻

按以字書入小學門自漢志已然歷代史志從之至陳直齋所著書錄解題則以為書品書斷之類所論書法之工拙正與射御同科特削之俾列於雅藝不以入經錄夫書雖至於鍾王乃游藝之末者非所以為學削之誠是也然六經皆本於字字則必有真行草篆之殊矣且均一字也屬乎偏旁音韻者則入于小學屬乎真行草篆者則入于雅藝一書而析為二門於義亦無所當矣故今並以入小學門仍前史之舊云

蒙求三卷

晁氏曰唐李瀚撰纂經傳善惡事實類者兩兩相比為韻語取蒙卦童蒙求我之義名其書蓋以教學童云

陳氏曰本無義例信乎肆意雜襲成章取其韻語易於訓誦而已今舉世誦之以為小學發蒙之事

補注蒙求八卷

陳氏曰徐子光撰以李瀚蒙求句為之注本句之外兼及其他人事

左氏蒙求三卷

晁氏曰皇朝王舜俞序不知何人所作過於綱領者

左氏綱領四卷

晁氏曰皇朝文濟道撰排比事實為儷句蒙求之類也

兩漢蒙求十卷

陳氏曰樞密吳興劉班希范撰紹聖中所序

十七史蒙求二卷

陳氏曰題王先生不著名或云王令也

宋朝蒙求二卷

陳氏曰端明殿學士成都范鎮景仁撰

唐史屬辭五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皆劾李瀚也

班左誨蒙求三卷

陳氏曰程俱致道撰

趙氏家塾蒙求二十五卷 宗室蒙求二卷 幼學須知五卷

程氏曰餘符孫應符仲潛撰次此書本書坊所為以教小學應符從而增廣之

童蒙訓一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東萊呂本中居仁撰

文獻卷一百九十一

經籍考

七

少儀外傳二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雜取經傳嘉言善行切於立身應世者皆小學切問之事也而大要以謹厚為本

大愚呂氏跋曰少儀外傳一編先兄太史所自次輯者也首命其名曰帥初次更其名曰辨志而其中則定以是名為某嘗侍坐蓋與聞所以為此編之意蓋以始學之士徒玩乎見聞汨乎思慮輕自大而卒無據故指其前言往行所當知而易見者登之於冊使之不待攷索而自有得於日用之間其於未易遽知而非可卒見者則皆畧而不載苟讀是編而無所厭忽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則先兄之本心庶乎其不泯矣

辨志錄一卷

陳氏曰皆已見上書而無次第當是草創本

小學書四卷

陳氏曰朱熹所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教學者皆成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內篇曰立教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

朱子語錄曰脩身之法小學備矣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這箇是做人底樣子學之小大雖不同而其道則一小學是事如事君事父事兄處友等事大學是發明此事之理游倪曰自幼既失小學之序願授大學先生曰授大學甚好也須把小學書看只消旬日工夫

小學字訓

程端蒙撰

朱子曰字訓甚佳言語雖不多却是一部大爾雅也

弟子職等五書一卷

朱熹

經音考

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一
經籍考
陳氏曰漳川教授張時舉以管子弟子職篇班氏女誡呂氏鄉
約鄉禮司馬氏居家雜儀合為一篇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一終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一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史 正史

隋經籍志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國史以記言行後世多務其
道彌繁夏殷已上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周則太史小史內史外
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諸侯之國亦置史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
鄭書之說推尋事跡似當時記事各有職司後又合而撰之總
成書記其後陵夷衰亂史官放絕秦滅先王之典遺制莫存至
漢武帝時始置太史公命司馬談為之以掌其職時天下計書
皆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遺文古事靡不畢臻談乃據左氏國語
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談卒其子遷又

為太史令嗣成其志上自黃帝迄於炎漢合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遷卒以後好事者亦頗著述然多淺鄙不足相繼至後漢扶風班彪綴後傳數十篇并譏正前失彪卒明帝命其子固續成其志以為唐虞三代世有典籍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故斷自高祖終於孝平王莽之誅為十二紀八表十志六十九傳潛心積思二十餘年建初中始奏表及紀傳其十志竟不能就固卒後始命曹大家續成之先是明帝召固為蘭臺令史與諸先輩陳宗尹敏孟異等共成光武本紀擢固為郎典校秘書固撰後漢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其後劉珍劉毅劉陶伏無忌等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記及三國鼎峙魏氏及吳并有史官晉時巴西陳壽刪集三國之事唯魏帝為紀其功臣及吳蜀之主並皆為傳仍各依其國部類相從謂之三國志壽卒後涿州大中正范頴表奏其事帝詔河南尹洛陽令就壽家寫之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唯史記漢書師法相傳並有解釋三國志及范曄後漢書雖有音注既近世之作並讀之可知梁時明漢書有劉顯韋稜陳時有姚察隋代有包愷蕭該並為名家史記傳者甚微今依其世代聚而編之以備正史

晁氏曰後世述史者其體有三編年者以事繫日月而總之於年蓋於左丘明紀傳者分記君臣行事之終始蓋本於司馬遷實錄者其名起於蕭梁至唐而盛雜取兩者之法而為之以備史官採擇而已初無制作之意不足道也若編年紀傳則各有所長殆未易以優劣論雖然編年所載於一國治亂之事為詳

紀傳所載於一人善惡之跡為詳用此言之編年似優又其來最古而人皆以紀傳便於披閱獨行於世號為正史不亦異乎
王氏揮麈錄曰凡史官記事所因者有四一曰時政記則宰執朝夕議政君臣之間奏對之語也二曰起居注則左右史所記言動也三曰日曆則因時政記起居注潤色而為之者也舊屬史館元豐官制屬秘書省國史按著作即佐主之四曰臣僚墓碑行狀則其家之所上也四者惟時政執政之所曰錄於一時政事最為詳備左右史雖二負然輪日侍立榻前之語既遠不可聞所賴者臣僚所申而又多務省事凡經上殿止稱別無所得聖語則可得而記錄者百司關報而已日曆非二者所有不敢有所附益臣僚行狀於士大夫行事為詳而人多以其出於門生子弟之類以為虛辭溢美不足取信雖然其所泛稱德行功業不足以為信可也所載事跡以同時之人考之自不可認亦何可盡廢云

正史

漢志九家四有一十一篇

元附春秋今舊入史門

按班孟堅藝文志七畧無史類以世本以下諸書附于六藝畧春秋之後蓋春秋即古史而春秋之後惟秦漢之事編帙不多故不必特立史部後來傳代既久史言漸多而述作之體亦不一隋志史之類已有十三門唐以後之志皆因之然漢志所錄世本以下九書隋志則以太史公書入正史門戰國策楚漢春秋入雜史門而其餘諸書則後學所不盡見無由知其合入何門矣故姑以此九者盡置之正史之首云

隋志六十七部三千八十三卷

通計七書合八十一部四千三十卷

經籍考

三

唐志正史集史共七十五家九十六部五千一百零七卷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二千一十卷

宋兩朝志六部五百五十六卷

宋四朝志一十三部一千一百六十七卷

宋中興志三十九家四十二部二千八百七十七卷

編年

隋經籍志自史官放絕作者相承皆以班馬為準漢獻帝雅好典籍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命穎川荀悅作春秋左傳之體為漢紀三十篇言約而事詳辨論多美大行於世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帝命中書監荀勗令和嶠等撰次為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碎怪妄不可訓知唯周易紀年最為分了其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紀年皆用夏正

建寅之月為歲首起自夏殷周三代王事無諸侯國別唯詩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蓋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謂之今王蓋魏國之史記也其著書皆編年相次文意但以春秋經諸所記事多與春秋左氏扶同學者因之以為春秋則古史記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體今依其世代編而叙之以見作者之別謂之古史

宋三朝藝文志編年之作蓋春秋舊自東漢後變名滋多至此齊或曰紀或曰春秋或曰畧或曰典或曰志梁有皇帝實錄唐正觀中作高祖實錄自是訖皇朝為之

隋志三十四部六百六十六卷

唐志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失姓名四家柳芳以下不著錄十九家三百五

卷十五

文獻卷百九十一

經籍考

四

唐志實錄二十八部三百四十五卷劉知幾以下不著錄四百五十七卷

按實錄即是做編年之法惟唐志專立實錄一門隋史以

實錄附雜史宋志以實錄附編年今從宋志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二百一十卷宋敏求武宗以下元入雜史門今附此

宋中興志七十一家八十七部二千四百九十一卷

起居注

隋經籍志起居注者錄紀人君言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周官內史掌王之命遂書其副而藏之是其職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馬后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然皆零落不可復知今之存者有漢獻帝及晉代已來起居注皆近侍之臣所錄晉時又復汲冢書有穆天子傳體製與今起居正同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之副也近代以來別有其職事在百官志今依其先後編而次之其偽國起居唯南燕一卷不可別出附之於此

宋三朝藝文志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厥後有起居注蓋記動也時政紀蓋記言也又有日曆兼言動而成之淳化以來悉備其書唐錄編年之外又有起居注類前代記註今惟唐創業起居注存焉餘悉亡逸國朝起居注時政記日曆秘在有司不列于此

隋志四十四部一千一百八十九卷

唐志六家三十八部一千二百七十二卷失姓名二十六家開元起居注以下不著錄三家

唐志詔令十一部三百五卷失姓名十家溫彥博以下不著錄十一家二百二十二卷

按唐志特立詔令一門歷代史皆無之按古者左史記言

右史記動後來官制中起居即起居舍人即左右之任也
故以詔令併入起居注門庶從其類云

宋中興志七部四千三百一十二卷

本朝元以實錄日曆俱入編年今除實錄入編年外以日曆附於起居注

起居注

史記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右漢太史令司馬遷續其父談書創為義例起黃帝迄

漢武獲麟之歲撰成十二紀以序帝王十年表以貫歲月八書以紀政事三十世家以叙公侯七十列傳以志士庶上下三千

餘載凡為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遷沒後缺景武紀禮樂律書

三王世家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龜策傳新削列傳等十篇

元成間褚少孫追補及益以武帝後事辭旨淺鄙不及遷書遠

甚遷書舊裝駟為之解云班固常譏遷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

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

後世愛遷者多以此論為不然謂遷特感當世之所失憤其身

之所遭寓之於書有所激而為此言耳非其心所謂誠然也當

武帝之世表章儒術而罷黜百家宜乎大治而窮奢極侈海內

凋弊反不若文景尚黃老時人主恭儉天下饒給此其所以先

黃老而後六經也武帝用法刻深群臣一言忤旨輒下吏誅而

當刑者得以貨免遷之遭李陵之禍家貧無財賄自贖交游莫

救卒陷腐刑其進雄姦者蓋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

禍故曰士窮窘得委命此豈非人所謂賢豪者邪其羞貧賤者

蓋自傷特以貧故不能自免於刑戮故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

非空言也故不察其心而驟譏之過矣

陳氏曰漢太史令夏陽司馬遷子長撰宋南中郎參軍河東裴

綱集注按班固去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
接其後事訖於大漢斯以勤矣十篇闕有錄亡書張晏曰遷沒
之後亡景武紀禮樂兵書漢興將相年表三王世家日者龜策
新欵傳欵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作武紀三王世家曰者龜
策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顏師古曰本無兵書張說非也今
按此十篇者皆具在褚所補武紀全寫封禪書三王世家但述
封拜策書二列傳皆猥釀不足進而其餘六篇景紀最疏畧禮
樂書膳荀子禮論河間王樂紀傳新列傳與漢書同而將相年
表迄鴻嘉則未知何人所補也褚先生者名少孫襄駟即注三
國志松之之子也始徐廣作史記音義駟本之以成集解竊嘗
謂著書立言述舊易作古難六藝之後有四入焉據實而有文
來者左氏也馮虛而有理致者莊子也屈原變國風雅頌而為
離騷及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者前未有比後可以為法非其
傑特起之士其孰能之

季方叔師友讀書記曰司馬遷作史記大抵譏漢武帝所短為
多故其用意遠揚惟班固之論不得實焉見班固司馬遷傳秦始皇本紀
皆譏武帝也可以推求史記其意深遠則其言愈緩其事繁
碎則其言愈簡此詩春秋之義也

朱子語錄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釐率太史公三代本紀
皆著孔子所損益四代之說高帝紀又言色尚黃朝以十月此
固有深意且以孔顏而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用韶舞則固好
以劉季為之則亦未濟事也曹器遠云黃屋左纛朝以十月
葬長陵此事大事所以書在後先生云某嘗謂史記恐是箇未
成底文字故記載無叙有疎闊不接續處如此等是也伯恭

子約宗太史公之學以為非漢儒所及某嘗痛與之辨子由古
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踈畧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伯
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為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
寒其不為不善如騶虞之不殺鴟鴞之不殺此語最好某嘗問
伯恭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病處如云帝
王之道以無為宗之類他只說得箇頭勢大然下面工夫又皆
空踈亦猶馬遷禮書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
群動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踈却引荀子諸說以足之又
如諸侯言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未却云形勢雖強
要以行義為本他上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
他也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如禮書所
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

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眾所共知
何必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生云此等
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
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於權謀功利又如伯夷傳孔子正說
伯夷求仁得仁又何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蓋說壞了伯
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為非
馬遷為是可惜子由死了此論至死不曾明聖賢以六經垂訓
炳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踈
畧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

東萊呂氏曰太史公之書法豈拘儒曲士所能通其說乎其措
意之深遠寄興之悠長微而顯絕而續正而變文見於此而起
義於彼有若魚龍之變化不可得而蹤跡者矣讀是書者可不

參考互觀以究其大指之所歸乎

夾際鄭氏曰仲尼既沒諸子百家興焉各効論語以空言著書至於歷代實迹無所統繫迨漢建元元封之後司馬氏父子出焉世司典籍工於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于秦漢之世勒成一書分為五體本紀記年世家傳代表以正曆書以類事傳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捨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故謂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淺然大著述者必深於博雅而盡見天下之書然後無恨當遷之時挾書之律初除得書之路未廣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踴躍於七八種書所可為遷恨者傳不足也凡著書雖雜前人之書必自成一言言左氏楚人也所見多矣而其書皆楚人之詞公羊齊人也所聞多矣而其書皆齊人之語今遷書全用舊文間以俚俗良由採摭未備筆削不遑故曰余不敢隨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作也劉知幾亦譏其多取舊記時補新言所可為遷恨者雅不足也大抵開基之人不免草創全屬繼志之士為之彌縫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實一也乘檮杌無善後之人故其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於前左氏推之於後故其書與日月並傳不然則一卷事目安能行於世自春秋之後惟史記擅制作之規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會通之皆司馬氏之門戶自此衰矣先公曰太史公整齊世傳論次其文七年而遭李陵之禍於是述陶唐迄麟趾是史記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之書

前漢書一百卷

前漢書一百卷

晁氏曰後漢玄武司馬班固續司馬遷史記撰十二帝紀八年表十本志七十列傳起高祖終於王莽之誅二百三十九年凡八十餘萬字固既歿死書頗散亂章帝令其妹曹世叔妻昭就東觀緝校內入表天文志皆其所補也唐太宗子承乾令顏師古考衆說為之注范曄譏固飾主闕蓋亦不然其贊多徵文顧讀者弗察耳劉知幾又詆其古今人物表無益於漢史此論誠然但非固之罪也至謂受金鬻筆固雖諂附匪人亦何至是歟然識者以固書皆因司馬遷王商楊雄歆向舊文潤色之故其文章首尾皆善而中間頗冗瑣良由商之才視數子微劣耳固之自叙稱述者豈亦謂有所本歟

陳氏曰漢尚書郎扶風班固孟堅撰唐秘書監京兆顏師古注本傳稱字籀恐當名籀而以字行也因父徐令彪叔皮以司馬氏史記大初以後闕而不錄故作後傳數十篇固以所續未詳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二百三十年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自求平受詔至建初中乃成按班昭傳去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今中興書目以為章帝時非也固坐竇憲死永元初不在章帝時師古以太子承乾之命總先儒注解服虔應劭而下二十餘人刪繁補畧裁以已說遂成一家世號杜征南顏監為班史忠臣

季方叔師友談記曰左氏傳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書止十九萬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帝下至漢武三十餘年止七十萬言而班固漢書十二帝間二百三十年乃一百萬言雖稱良史善叙事至於按牘之文卑陋之事悉皆載之其失春秋之旨遠矣

春秋蓋三萬言而已

夾祭鄭氏曰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固對以在京諸儒必能知之倘臣鄰皆如此則顧問何取焉及諸儒各有所陳惟竊叔孫通十二篇之儀以塞白而已倘臣隣皆如此則奏議何取焉肅宗知其淺陋故語實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固於當時已有定價如此人才將何著述史記一書功在十表猶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班固不通旁行却以古今人物強立等差且謂漢紹堯運自當繼堯非遷作史記廁於秦項此則無稽之談也由是斷漢為書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間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帝之前盡竊遷書不以為慙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之後資於賈逵劉歆復不以為耻况又有曹大家終篇則固之自為書

也幾希往往出固之胷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無此謬也後世衆史修書道旁築室掠人之文竊鍾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業如此後來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測其深淺遷之於固如龍之於猪奈何諸史棄遷而用固劉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馬且善學司馬遷者莫如班彪彪續遷書自武昭至于後漢欲令後人之續已如已之續遷既無衍文又無絕緒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繼志也其書不可得而見所可見者元成二帝贊耳皆於本紀之外別記所聞可謂深入太史公之奧閫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經之新意史記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為褒貶也間有褒貶者褚先生之徒雜之耳且紀傳之中既載褒貶善惡足為監戒何必紀傳之後更加褒貶此乃諸生決科之文何施於著述殆非遷彪之意况謂為贊豈有褒

詞後之史家或謂之論或謂之序或謂之銓或謂之評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劇論固也

又曰顏師古解漢書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盡之矣漢書未經顏氏之前凡幾家一經顏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說縱有措辭易說之者如朝月曉星不能有其明也詳見經錄左氏傳條下

容齋洪氏曰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成韶音節超詣後之為史者莫能及其髣髴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

又曰顏師古注漢書評較諸家之是非最為精盡然有夫之贊冗及不煩音釋者其始遇字之假借從而釋之既云他皆類此則自是以降不煩申言然有字義不深秘既為之辭而有數出至同在一板內再見者如項羽一傳伯讀曰霸至於四言之此

類敘亦多不可勝數顏自注叙例云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味者眾所共曉無繁翰墨殆與今書相矛盾也

後漢書九十卷志三十卷

晁氏曰宋范曄撰十帝紀八十列傳唐高宗令章懷太子賢與劉訥言華希元等作注初曄令謝儼撰志未成而曄伏誅儼悉蠟以覆車梁世劉昭得舊本因補註三十卷觀曄與甥姪書叙其作書之意稱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如此者又謂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往往不減過秦論常以此擬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其自負如此然世多譏曄創為皇后紀及采風俗通中王喬抱朴子中左慈等說譎事列之於傳又贊辭佻巧失史之體云

陳氏曰按唐藝文志為後漢史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劉義慶

史記卷九十一
經籍考
二

華嶠謝沈袁山松七家其前又有劉珍等東觀記至釋乃刪取
衆書為一家之作其自視甚不薄然頗有畧取前人舊文者注
中亦著其所從出至於論後有贊尤自以為傑思殆無一字虛
設自今觀之幾於贅矣

又曰志三十卷晉秘書監河內司馬彪紹統撰梁刻今平原劉
昭宣卿補注曄不書隋唐志皆九十七卷今書紀傳共九十卷
蓋未嘗有志也劉昭所注乃司馬彪續漢書之八志爾序文固
云范志今闕乃借舊志注以補之其與范氏紀傳自別為一書
其後紀傳孤行而志不顯至本朝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
議校勘但云補亡借闕而不著其為彪書也館閣書目乃直以
百二十卷併稱曄撰蓋非是今考章懷法所引稱續漢志者文
與今志同信其為彪書不疑彪宗室高陽王睦之長子多所

注述注莊子及九州春秋之類是也

朱子語錄曰劉昭補志於冠憤車服尤詳前史所無

水心葉氏曰前漢雖有太史令司馬遷以為百年之間遺文古
事靡不畢集紬石室金匱自成一家然朝廷之上本無史官可
攷班固亦不過綴緝所聞為書賴其時天下一家風俗稍質流
傳不至甚謬要之兩書之不可盡信者亦多矣至後漢始有史
官東觀著說前後相承范曄所以能述史於二百年之後由有
諸家舊書也然東漢雖有著記而當時風俗之質則不如前漢
而所載多溢詞又胡廣蔡邕父子竟不能成書故一伐典章終
以放失范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為可
恨耳其序論欲於班固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
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

足怪也

三國志六十五卷

晁氏曰晉陳壽撰魏四紀二十六列傳蜀十五列傳吳二十列傳宋文帝嫌其畧命裴松之補注博採群說分入書中其多過本書數倍王通數稱壽書今細觀之實高簡有法如不言曹操本生而載夏侯惇及淵於諸曹傳中則見嵩本夏侯氏之子也高貴鄉公書卒而載司馬昭之奏則見公之不得其死也他皆類此但以魏為紀而稱漢吳曰傳又改漢曰蜀世頗譏其失至於謂其銜諸葛孔明髡父而為貶辭求丁氏之米不獲不立儀異傳之類亦未必然也

陳氏曰壽書初成時人稱其善叙事張華尤善之然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毀諸葛亮父子難子免物議矣三通謂壽有志於史

微大義而黜異端然要為率畧松之在元嘉時承認為之注鳩集傳記增廣異聞大抵本書固率畧而注又繁蕪要當會通裁定以成一家而未有奮然以為已任者豐祐問南豐呂南公銳意為之題其齋曰衮衮書壘成而死遂弗傳又紹興間吳興鄭如幾維心嘗為之鄉里前輩多稱其善而書亦不傳近永康陳亮亦頗有意焉僅成論贊數篇見集中而書實未嘗修也

水心葉氏曰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綠飾爾要終勝固也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壽盡取而為書矣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餘也後生誦讀不詳輕立議論最害事

續後漢書四一卷

廬陵貢士蕭常撰周平園序畧曰陳壽身為蜀人徒以仕屢見

黜父又為諸葛亮所疑於劉氏君臣不能無憾著三國志以魏為帝而指漢為蜀與孫氏俱謂之主設心已偏故凡當時裕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畧而弗書方且乞米於人欲為佳傳私意如此史筆可知矣其死未幾晉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為正魏為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是蓋公論也然五十四卷徒見於唐藝文志及本朝太平御覽之目迨仁宗時脩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或謂世亦有之而未之見也幸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本朝歐陽脩論正統而不黜魏其實客章望之著朝統論非之見於國史近世張栻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為漢而附魏吳于下方皆是物也今廬陵貢士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為漢善范曄史為後漢書乃起昭烈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為續後漢書既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併書之積勤二十年成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別為音義四卷惜乎壽疏畧於前使常不得追記英賢履章于後以釋裴松之之遺恨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二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正史

晉書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唐房喬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後又命李淳風李義甫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錫氏羗鮮卑割據中原為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律曆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為故曰制旨又總題御

撰為按歷代之史唯晉叢冗最甚可以無譏至於取沈約誕誣之說采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詭異謬妄之言亦不可不辨夾澌鄭氏曰古者脩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二書是矣然亦隨其學術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紀傳以顏孔傳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宋書一百卷

晁氏曰梁沈約撰十本紀三十志六十列傳齊永明中約奉詔為是書以何承天書為本旁采徐爰之說頗為精詳但本志兼載魏晉朱於限斷又王邵謂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琅琊王妃通小吏牛氏生中宗孝武於路本后處寢息時人多有異議之類是也後梁武帝知而不以為非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繆亡缺始詔館職雖校曾輩等以祕閣所藏多誤不足憑以是正請詔天下藏書之家悉上異本久之始集治平中鞏校定南齊梁陳二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政和中始皆畢頒之學官民間傳者尚少未幾遭靖康丙午之亂中原淪陷此書幾亡紹興十四年并憲孟為四川漕始檄諸州學官求當日所頒本時四川五十餘州皆不被兵書頗有在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補綴獨少後魏書十許卷最後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於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

陳氏曰本何承天山謙之蘇寶生所撰至徐爰勒為一史起義熙迄大明自永光以來闕而不錄今新史始義熙終昇明三年

獨缺劉彥之傳館閣書因謂其志兼載魏晉失於限斷揆以班馬史體未足為疵至其所創符瑞一志不經且無益其贅甚矣崇文總目其書雖諸志失於限斷然有博洽多聞之益今世所傳文多舛失參補未獲趙倫之傳一卷今闕謝靈運傳文注訛駁

水心葉氏曰遷固為書志論述前代舊章以經緯當世而漢事自多闕畧蔡邕胡廣始有纂輯陳壽范曄廢不復著至沈約比次漢魏以來最為詳悉唐人取之以補晉記然後歷代故實可得而推雖去遷固本意已遠然古事既不能追則所當存者隨世有無而已但其體煩雜非復前比殆成會要矣學者立乎千載之後攷見始未當在相承如一日若姑競遷固之華而不求其實則失之遠矣

南齊書五十九卷

晁氏曰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初江淹已作十志沈約又有紀子顯自表別修然天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祥瑞多載圖讖表云天文事秘戶口不知不敢私載

陳氏曰子顯齊豫章王嶷之孫本傳稱一十卷

南豐曾氏序曰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績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強而有耶

梁書五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唐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思廉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採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徵唯著總論而已筆削次序皆出思廉思廉名簡字以行陳書三十六卷

晁氏曰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其父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陳亡隋文帝問之察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上之觀訖而沒察且死屬思廉繼其業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其書世亦罕傳多脫誤

陳氏曰思廉採謝旻顧野王等諸書綜括為二史以卒父業南豐魯氏序曰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氏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譏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鑄板行之天下而臣等

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時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錄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始之所以興感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已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攷也而當時之事爭奪詐偽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

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似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又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

魏收本傳收修魏書不甚能平脩史諸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以美言夙有怨言多沒其善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初收得楊休之助因謝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又納爾朱榮子金故滅其惡而增其善時謂之穢史

崇文總目齊天保中始詔收撰魏史收博采諸家舊文隨條甄

舉綴屬後事成一代大典追叙魏先祖二十八帝下終孝靜作

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十志析之凡百三十篇而史有三十五例

二十五序九十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然收論于齊氏言魏室多

所不平至隋開皇中初魏澹更作魏史唐李延壽作北史並行

於世與收史相亂因而卷第殊舛今所存僅九十餘篇

晁氏曰北齊魏收撰初魏史官崔浩既誅太和後始有李彪崔

鴻等書魏末山偉綦雋更主國書二十餘年事迹蕩然萬不紀

一文宣時始詔收撰次成十二紀十志九十二列傳上之悉焚

舊書多諂諱不平受爾朱榮子金故滅其惡夙有怨者多沒其

善黨北朝賤江左時又疾之號為穢史劉知幾謂其生絕胤嗣

死逢割斷皆陰慝所致後隋文帝命顏之推等別修唐貞觀中

陳叔達亦作五代史皆不傳獨收書在皇朝命劉恕等校正

陳氏曰始魏初鄧彥海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興史為編年體李彪始分作紀表志傳收搜採遺亡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上之時論言收著史不平詔與諸家子孫共加論討前後訴者百有餘人衆曰喧然號為穢史僕射楊愔高德正與收皆親抑塞訴辭遂不復論今紀闕二卷傳闕二十二卷又三卷不全志闕天象二卷收既以史招怨齊亡之歲竟遭發冢棄骨之禍隋文帝命魏澹等更撰魏書九十二卷今皆不傳而收書獨行中興書目謂所闕太宗紀以澹補之闕志以太素書補之二書既亡惟此紀志獨存不知何據也

後魏書紀一卷

崇文總目魏澹撰初高祖以魏收書褒貶失實平繪中興事叙事不倫詔澹別成魏史澹斷自道武下迄恭帝為十二帝紀七十八列傳史論及例目錄一篇合九十二篇退東魏孝靜帝稱傳矯正收繪之失收天子名則書太子名則諱澹諱皇帝名書太子自收諱太武獻文之弒使同善終天年澹顯書之以懲逆收書敵國皆曰死澹書曰卒體裁簡正帝甚善之然世以收史為主故澹書亡闕今縱紀一卷存

後魏書天文志二卷

崇文總目唐張太素撰魏書凡百篇今悉散亡唯此二篇存焉北齊書五十卷

晁氏曰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百藥父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詔分修諸史百藥因父書續成以獻諸史稱帝號百藥避唐朝名諱不書世祖世宗之類例既不一議者少之書今亡闕不完

周書五十卷

晁氏曰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周有柳蚪隋牛洪各有撰次率多抵牾貞觀中德棻請撰次乃詔與陳叔達唐儉共成之先是蘇綽秉周政軍國詞令多准尚書牛弘為史尤務清言德棻因之以成是書故多非實錄仁宗時出太清樓本合史館秘閣本又募天下書而取夏竦李巽家本下館閣正是其文字其後林希王安國上之

陳氏曰初德棻武德中建言近代無正史詔德棻及諸臣論撰歷年不能就罷之貞觀二年復詔撰定議者以魏有收淡二家書為目詳惟五家史當立德棻與岑文本崔仁師次周史李百藥次齊史姚思廉次梁陳史魏徵次隋史房玄齡總監而脩撰之原自德棻發之

隋書八十五卷

晁氏曰唐魏徵等撰紀五列傳五十五長孫無忌等撰志三十初詔顏師古孔穎達脩述徵總其事序論皆徵自作復又詔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無忌上之詔編第入隋書人亦號五代史志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淳風獨作陳氏曰十志高宗時始成上總梁陳齊周之事俗號五代志夾際鄭氏曰按隋志極有倫理而本末兼明可以無憾遷固以來皆不及也正為班馬只事虛言不求典故實迹所以三代紀綱至遷八書固十志幾於絕緒雖其文彩灑然可喜求其實用則無有也觀隋志所以該五代南北兩朝紛然者亂豈易貫穿而讀其書則了然如在目良由當時區處各當其才顏孔通古今而不明天文地理之序故只令修紀傳而以十志傳之志寧

淳風輩所以粲然具舉

南史八十卷北史八十卷

晁氏曰李延壽撰延壽父太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隔南北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欲改正擬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後預修晉隋書因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為二史刪煩補闕過本史遠甚今學者止觀其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獨闕本志而隋書有之故隋書亦行於世崇文總目唐高宗善其書自為之序序今闕

遜齋陳氏曰李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唐書本傳亦謂其刪畧穰辭過本書遠甚然好迷妖異兆祥謹識特為繁縷司馬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雖於機祥詭朝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切謂陳壽之後惟延壽可以亞之也

唐書一百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自創業說于開元凡一百一十卷述因競舊本更加筆削刊去酷吏傳為紀志列傳一百一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又增肅宗紀二卷而史官令狐垣等復於紀志傳後隨篇增緝而不加卷帙今書一百三十卷其十六卷未詳撰人名氏

唐書二百卷

晁氏曰石晉宰相劉昫等撰因韋述舊史增損以成高帝紀二

十列傳一百五十繁畧不均校之實錄多所闕漏又是非失實之甚至以韓愈文章為大紕繆故仁宗時刪改焉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歐陽脩撰紀志宋祁撰列傳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卷而其中增表故書成上於朝自言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也而議者頗謂宋叔學春秋每務褒貶子京通小學唯刻意文章來雜說既多往往抵牾有失實之歎焉

陳氏曰初慶曆中詔王堯臣張方平等利修久而未就至和初乃命脩為紀志祁為列傳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同編修嘉祐五年上之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志三表四故其進書上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第賞增秩

訓詞劉敞原父所行最為古雅曰古之為國者法後王為其近於已制度文物可觀故也唐有天下且三百年明君賢臣相與經營扶持之其盛德顯功美政善謀固已多矣而史官非其人記述失序使興敗成壞之迹晦而不章朕甚恨之肆擇廷臣筆削舊書勒成一家其官歐陽脩宋祁創立紀統裁成大體范鎮等網羅遺逸厥協異同凡十有七年大典乃立閱富精覈度越諸子矣皆讎有功朕將據古鑒今以立時治為朕得法其勞不可忘也皆增秩一等布書於天下使學者咸觀焉舊例脩書止著官高一人名銜歐公曰宋公於我為前輩且於此書用力久且深何可沒也遂於紀傳各著之宋公感其退遜今按舊書成於五代文氣卑陋之時紀次無法詳畧失中論贊多用麗語固不足傳世而新書不出一手亦未得為全善本紀用春秋法削

去詔令雖大畧猶不失簡古至列傳用字多奇澀殆類虬戶銑
谿體識者病之歐公嘗卧聽藩鎮傳序曰使筆力皆如此亦未
易及也然其序全用杜牧罪言實無宋公一語然則歐公殆不
滿於宋名銜之著固惡天爭名抑亦以自表異耶溫公通鑑多
摭舊史而唐庚子西直謂新唐書敢亂道而不好雖過甚亦不
為亡謂也劉元城亦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處云

宋氏筆記曰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
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脩唐書未能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
於傳者推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
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黛粉飾壯士奎匏佐鼓聲非
所宜云

高氏緯畧曰仁宗詔重脩唐書十年而歐陽公至分撰帝紀表
志七年書成韓魏公素不悅宋景文公以所上列傳文彩太過
又一書出兩手詔歐公看詳改歸一體公受命歎曰宋公於我
前輩人所見不同詎能盡如己意竟不易一字又故事修書進
御惟書署官崇者是時宋公守鄭州歐公位在上公曰宋公於
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長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公聞之曰自昔
文人相凌掩斯善古未有也然宋公却曾自撰紀表志今其家
猶有此本世人固未嘗見之耳

平園周氏曰景文之於唐史刪煩為簡變今以古用功既至尤
宜不苟也如吳兢一傳具藁不知其幾
五代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開寶中詔修梁唐晉漢周書盧多遜扈蒙張澹李
昉劉兼李縝李九齡同修宰相薛居正監修

新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歐陽脩求叔以薛居正史繁根失實重加修定藏于家求叔沒後朝廷聞之取以付國子監刊行國史稱其以繼班固劉向人不以為過特恨其晉出帝論以為因濮園議而發云

陳氏曰歐陽子之說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亂世而立法余為本紀以治法而正亂君發論必以嗚呼曰此亂世之書也諸臣止事一朝曰某臣傳其更事歷代者曰雜傳充足以為世訓然不為韓睦眼立傳識者有以見作史之難按韓通之死太祖猶未踐極也其當在周臣明矣

李方叔師友談記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蓋文忠公學春秋於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不幸五十二年之間皆戎狄亂華君臣之際無赫赫可道之功業也

三朝國史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國史紀十卷志六十卷列傳八十卷呂夷簡等撰初景德中詔王旦先文元楊億等九人撰太祖太宗兩朝史至天聖五年詔夷簡宋綬劉筠陳堯佐王舉正李淑黃鑑謝絳馮元加入真宗朝史王曾監修曾罷夷簡代八年書成計七百餘傳比之二朝實錄增者大半事覈文贍褒貶得宜百世之所攷信云

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仁宗英宗兩朝國史也王珪等撰元豐五年六月奏御監修王珪史官蒲宗孟李清臣王存趙彥若曾肇賜銀絹有差蘇頌黃履林希蔡卞劉奉世以他職罷去吳克宋敏求前死皆

有錫賚紀五卷志四十五卷比之實錄事迹頗多但非冠準而是丁謂託之神宗詔旨

四朝國史二百五十卷

陳氏曰紹興二十八年置脩國史院脩三朝正史三十一年提舉陳康伯奏紀成乞選日進呈至乾道二年閏九月始與太上聖政同上淳熙五年同脩史李燾言脩四朝正史開院已十七年乞責以近限七年十月脩史王希呂奏志成十二月進呈至十三年脩史洪邁奏昨得旨限一年內脩成列傳今已書成十二月與會要同進蓋首尾三十年所歷史官不知其幾矣

中興藝文志紹興末始修神哲徽三朝正史越三年紀成乾道初進時洪邁已出李燾未入館史官遷易無常莫知誰筆後又進欽宗本紀詔通為四朝國史乃修諸志未進而燾去國濟熙

初志成燾之力為多召脩列傳聖成而燾卒上命洪邁專典之初邁以孫覲熟宣靖事乃奏令撰察京王黼董貫蔡攸梁師成譚稹朱勛仲帥道何桌劉延慶聶昌譚世勣等列傳覲頗徇愛憎邁多採之邁又奏四朝諸臣有雖顯貴而無事跡可書者用遷固史劉舍薛澤許昌例不為立傳踰年書成為列傳八百七十邁又嘗欲合九朝三史為一書而不及成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各自記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復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成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紹興

初以其是非廢貶皆失實廢而不用淳熙乙巳葛承之脩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壽皇即以見屬嘗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各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所据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之役才歸即去國尤哀以高宗皇帝實錄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右正史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二終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三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史 編年

漢紀三十卷

晁氏曰漢荀悅撰班固作漢書起高祖終孝平王莽之誅十二世二百四十二年為紀表志傳凡八十餘萬言獻帝以其文繁詔悅舉要撮總通比其事列繫年月為紀三十篇凡八萬三千四百三十二字辭約事該時稱嘉史
陳氏曰獻帝詔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自序曰立典有五志焉曰達道義章法或通古今著勲表質能

巽巖李氏曰某家有寫本一印本一寫本不記其時而印本乃天聖間益州市所摹刻者大抵皆差牾而印本尤甚衍文助語亂布錯置往往不可句讀或又增以子注音切並非所當有而近歲江浙印本號為曾經校讎其實與天聖市刻相似間用班固書窳改悅語而又非固書本文按悅為此紀固不出班書然亦時有所刪潤而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閱諫疏班書皆無之不知悅何從得此也如張騫傳贊以所有放哉為有所放焉之類顏師古亦嘗辨其誤又不知悅何以云也司馬光編集資治通鑑書太上皇崩葬及五鳳郊泰時之月皆舍班而從荀蓋以悅修紀時圖書猶未訛舛而君蘭君簡端瑞興譽寬竟等字猶兩存之疑以傳疑先儒蓋慎之也由此觀之古書雖殘缺不倫非證驗明白要未可妄下雌黃爾然鄉所謂子注音切可削去不疑而演文助語亦當參攷班書句讀畧如是正其他差牾尚或有之固不敢以曾臆定也昔人謂校謄書猶風庭掃葉隨掃隨有詎不信耶自司馬遷創改春秋記事之體為本紀世家表志列傳而班固因之至悅始能復古學者甚重其書袁宏于實以下皆祖述焉事日月年之相繫在史家固良法也而傳錄歲久卒未得其真可為太息者矣

後漢紀三十卷

晁氏曰袁宏彦伯撰宏在晉末為一時文宗以東京史籍不倫謝承司馬彪之徒錯謬同異無所取正唯張繡紀差詳因參摭記傳以損益之比諸家號為精密

陳氏曰宏以後漢書煩穢雜亂撰集為此記

晉春秋畧二十卷

晁氏曰唐秘書省正字杜延業撰自王隱而下諸書及諸僭偽傳記皆所詳究而以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刪緝為此書館閣書目作杜光業按唐志亦曰延業攷新舊史他無所見未詳何時人

元經薛氏傳十五卷

晁氏曰隋王通撰唐薛收傳皇朝阮逸學起晉惠帝太熙元年終於陳亡子從兄子逸仕安廉嘗得其本歸而示四父四父讀至帝問蛙鳴哂其陋曰六籍奴婢之言不為過按崇文無其目疑逸依託為之

陳氏曰稱王通撰薛收傳阮逸補并注按河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藝文志所無其傳出阮逸或云皆逸偽作也今考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

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大興四年亦書曰若思何哉意逸之心勞日拙自不能掄耶此書始得於莆田纔三卷止晉成帝後從石林葉氏得全本錄成之

唐曆四十卷

晁氏曰唐柳芳撰初肅宗詔芳綴緝是競書其叙天寶後事不倫上元中芳謫黔中會高力士同貶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識其本末時舊史送官不可追利乃惟衍義類做編年法作此書起隋義寧元年迄大曆十三年芳善叙事或譏其不立褒貶義例而詳於制度然景迂生亟稱之以為通鑑多取焉吳巖李氏曰肅宗詔芳與韋述同修是競所撰國史述先死芳獨奏篇興武德訖乾元而先天以來芳所筆削多失其當史官病之芳亦自悔及上元中坐事徙黔中適與高力士會貶所因

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載本未念國史已送官不可
追改乃用編年法別為此書意欲以晚蓋者也本朝歐陽脩宋
祁脩唐紀志又傳司馬公脩資治通鑑撥取四十卷中事幾盡
然異聞嘉話尚多遺棄芳本書蓋不可少祁傳指芳曆不立褒
貶義例被諸儒訛譏然祁所贊房杜姚宋等語則皆因芳之舊
云按劉恕謂芳始為此書未成而先傳故世多異本今此篇首
注起隋義寧元年訖建中三年凡百八十五年而所載乃絕于
大曆十四年資治通鑑往往以唐曆辨證抵牾見於考異者無
慮四十餘而此皆無之其脫亡又不止此也疑此即恕所謂未
成而先傳者或後人抄畧芳書故不得其全倘遂零落至此亦
可惜也今以唐諸書參校謬誤頗如是正其文或不可知并事
應有而無者皆列卷末更俟攷求

續唐曆二十二篇

陳氏曰唐監修國史崔龜從元吉撰起大曆十三年春盡元和
十五年以續柳芳之書也藝文志載韋澳撰隋李荀張彥遠崔
瑤等撰實太中時

大唐統紀四十卷

陳氏曰唐江南西道觀察判官陳嶽撰用荀表體起武德盡長
慶為一百卷今止武后如意非全書也

唐紀四十卷

巽巖李氏曰故叅知政事陳彭年撰彭年在真宗時以博學稱
凡朝廷大制作大議論多出其手彭年所撰唐紀蓋用編年法
次劉明遠新書最號踈畧故三百年治亂善惡之迹彭年亦多
所脫遺其後歐陽脩宋祁別脩紀志表傳及司馬光編集資治

通鑑行於世則彭年此紀宜無足觀然彭年之用意亦勤矣猶可與袁干裴元等備一家言而荀悅所謂參得失廣視聽者要不可廢也第二卷武德三年闕十月以後事四年闕四月以前事京蜀二本一同採劉氏新書補足之乃可讀疑不敢增入姑列于後云

河洛行年記十卷

晁氏曰唐劉仁軌記唐初李密王世充事起大業十三年二月迄武德四年七月秦王擒竇建德第九卷述大業都城第十卷載宮館園囿且云煬帝還都之詔稱務從節儉觀其宮室窮極綺麗云

陳氏曰唐志作二十卷

五運錄十二卷

崇文總目唐曹圭撰起三皇訖隋年世之畧

通曆十卷

晁氏曰唐馬總撰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刪取秦漢三國晉十六國宋齊梁陳元魏北齊後周隋世紀興滅粗述其君賢否取虞世南畧論分繫於末以是義焉

陳氏曰書本十卷止於隋代今書直至五代增五卷者後人所續也

續通曆十卷

晁氏曰荆南孫光憲撰輯唐洎五代事以續為總曆參以黃巢李茂貞劉守光阿保機吳唐閩廣胡越兩蜀事迹太祖詔毀其書以所紀多非實也

帝王鏡畧一卷

欽定四庫全書

正曆考

五

晁氏曰唐劉軻撰自開闢迄唐初帝王世次綴為四言以訓童蒙（偽蜀）馮鑑續之至唐末

陳氏曰唐志及館閣書自有劉軻帝王曆歌一卷疑即此書也
唐年通錄六十五卷

陳氏曰後晉起居即史館修撰鉅鹿賈緯以武宗後無實錄故為此書終唐末其實補實錄之闕也唯論次多闕誤而事跡粗存亦有補於史氏

五代通錄六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范質撰五代實錄計三百六十卷質刪其煩文據其妄言以成是書自乾化壬申至梁亡十二年間備讀散亡亦採當時制勅碑碣以補其闕

運曆圖六卷

晁氏曰皇朝龔穎撰起於秦昭王滅周之歲乙巳止於國朝雍禧丁亥以歷代興亡大事附見于下四年獻于朝優詔獎之歐陽公嘗據之攷正集古目錄稱其精博按晉史張軌世襲涼州但稱愍帝建興年號其間唯張祚篡竊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始奉穆帝升平之朔始末不聞有改元事唯穎書載張寔改元曰永安張茂政元曰永安張重華曰永安曰和平張元龍曰太始張天錫曰太清張大豫曰鳳凰不知穎何所據而言然或云出崔鴻十六國春秋鴻書久不傳於世莫得而攷焉
紀年通譜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宋庠字公序撰自漢文帝後元戊寅止周恭帝顯德庚申為九篇以本朝建隆之元至慶曆辛巳為一篇皆曰統元以甲子貫之有五號曰正閏為賊蠻夷以王莽十九年繫孺

二曆卷百九十三

正曆卷

五

子更始以接建武東魏十七年附西魏豫王六年天祐十五年
繫中宗緒神龍朱梁十六年通濟陰天祐續同光拮晉恭帝禪
宋之歲對魏明元泰常五年尊北降南始主正朔乃通譜之斷
意也別二篇舉字為類各以部分曰類元慶曆中上之優詔褒
焉公武按三國志魏景初元年丁巳當蜀建興十五年次年戊
午蜀改元延熙訖二十年歲次丁丑明年改元景耀令通譜載
蜀建興之號止於丙辰凡十四年延熙改元在丁巳且復增至
二十一年豈別有所據耶歐陽公集古目錄以東魏造石像記
證通譜武定七年非戊辰蓋自元象以後遞差一歲公序聞之
以為宜易遂著其事於譜何意者編簡浩博不免時有舛誤也
陳氏曰其書曰正曰閏曰偽曰賊曰蠻夷以正為主而附列其
左號統元為十卷其二卷曰類元因文之同各以彙別

編年通載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張衡撰衡觀四部書至今纂輯運曆書十餘家
皆淺陋擅釀無足紬繹乃編歷代年號貫以甲子始於帝堯訖
于國朝治平丁未質之經史資以傳記百家之書聖賢勲德姦
雄篡竊及蠻夷盜賊凡繫於存亡綱紀之大者無不詳錄三千
四百年且刊正謬誤如史記載舜年虞書不同漢紀載魏受漢
禪與魏志受禪壇碑各異之類熙寧七年表獻之

陳氏曰其族父案質天為之序衡嘉祐二年進士第一人仕至
集賢大學士

稽古錄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編起自三皇止皇朝英宗治平未至
周共氏庚申始為編年

陳氏曰其表云由三晉開閩迄于顯德之末造臣既具之于歷年圖自六合為宋接于熙寧之元臣又著之于百官表乃威烈丁丑而土伏羲書契以來悉從論纂皆有依憑蓋元祐初所上也此書始刻於越其後載刻於潭越本歷年圖譜論聚見第十六卷蓋因圖之舊也潭本諸論各繫於國亡之時故第十六卷惟存總論

朱子語錄曰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宮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讀之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蒼龜一一皆驗又曰溫公之言桑麻穀粟且如稽古錄極好看常思量教太子諸王恐通鑑難看且看一部稽古錄有不備者當以通鑑補之溫公作此書想在忙裏做成元無義例

編年紀事十一卷

晁氏曰皇朝劉放因司馬溫公所撰編次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治平中司馬光奉詔編集歷代君臣事跡許自辟官屬借以館閣書籍在外聽以書局自隨至元豐七年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閱別為目錄參考異同裨歸一塗別為考異各一編公自謂精力盡於此書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御製序以冠其首且以為賢於荀悅云公武心好是書學之有年矣見其大抵不采俊偉卓異之事如屈原懷沙自沈四皓羽翼儲君嚴光足加帝腹姚崇十事開說之類皆削去不錄然後知公忠信有餘蓋陋子長之愛奇也

陳氏曰初光嘗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

英宗悅之遂命論次歷代君臣事跡起周威烈王訖于五代目錄做史記年表年經國緯用劉義叟長歷氣朔而撮新書精要散於其中考異參諸家異同正其謬誤而歸于一

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

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迄五代則范純甫其

在正史外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則崔鴻十六國春

秋蕭方三十國春秋李延壽南北史太清記亦足採建康實錄

以下無譏焉柳芳唐曆最可喜唐以來裨官野史暨百家譜錄

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亦不敢忽也苟不先讀正史則

資治通鑑果何有耶

武夷胡氏曰昔聞贈諫大夫陳公言因讀資治通鑑然後知司

馬文正公之有相業也余自志學以來涉獵史篇文詞汗漫莫

知統紀徒費精神而無所得及讀此書編年紀事先後有倫凡

君臣治亂成敗安危之跡若登乎喬嶽天宇澄清周顧四方悉

來獻狀雖調元宰物輔相彌綸之業未能窺測亦信其為典刑

之總會矣

致堂胡氏曰司馬公六任冗官皆以書局自隨歲月既久又數

應詔上書論新法之害小人欲中傷之而光行義無可訾者乃

唱為浮言謂書之所以久不成緣書局之人利尚方筆墨綉帛

及御府果餌金錢之賜耳既而承受中貴人陰行檢校乃知初

雖有此旨而未嘗請也光於是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其表

有云日力不足繼之以夜簡牘盈積浩如淵海其間抵牾不敢

自保今讀其書蓋自唐及五代采取微冗日月或差良有由也

光以議論不合辭執政而不居舍大藩而不為其就冗散編集

舊史盡願忠之志而檢險細夫顧謂春戀匪放之入孟子曰如
使子欲富何為辭十萬而受萬乎小人以已臆度君子類皆如
是夫編集舊史欲人君學者便於觀覽其功亦不細矣以久之
故尚有讒口又况矯世拂俗興復先王之治者哉嗚呼悲夫
高氏緯畧曰公與宋次道書曰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
鑑為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御唐文
字尤多託范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
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至今已
二百餘卷至大曆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
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
其費工如此温公居洛十五年故能成此書今學者觀通鑑往
往以為編年之法然則一事用三四處出處纂成是其為功大
矣不觀正史精熟未易决通鑑之功績也通鑑采正史之外其
用雜史諸書凡二百二十二家

容齋洪氏隨筆曰司馬公修資治通鑑辟范夢得為官屬嘗以
手帖論續述之要大抵欲如左傳叙事之體又云凡年號皆以
後來者為定如武德元年則從正月便為唐高祖更不稱隋義
寧二年梁開平元年正月便不稱唐天祐四年故此書用以為
法然究其所窮頗有窒而不通之處公意正以春秋定公為例
於未即位即書正月為其元年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
年之事不得復係於昭故定雖未立自當追書然經文至簡不
過一二十字一覽可以了解若通鑑則不侔隋煬帝大業十三
年便以為恭皇帝上直至下卷之末恭帝立始改義寧後一卷
則為唐高祖蓋凡涉歷三卷而煬帝固存方書其在江都時事

文獻卷百九十三
明皇後卷之首標為肅宗至德元載至一卷之半方書太子即位代宗下卷云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乃是德宗也莊宗同光四年使係於天成以為明宗而卷內書命李嗣源討鄴至次卷首莊宗方殂路王清泰三年便標為晉高祖而卷內書石敬瑭反至卷末始為晉天福凡此之類殊費分說此外如晉宋諸胡僭國所封建王公及除拜卿相纖悉必書有至二百字者又如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天部大人白馬文正公崔宏宜都文成王穆觀鎮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平昌宣王和其奴卒皆無關於社稷治亂而周勃薨乃不書及書漢章帝行幸長安進幸槐里岐山又幸長平御池陽宮東至高陵十二月丁亥還宮又乙未幸東阿北登太行山至天井關夏四月乙卯還宮又書魏王七月戊子如魚池登青岡

原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如此行役無歲無之皆可省也

巽巖李氏曰左丘明傳春秋自隱至成八公凡百五十年為十三卷自襄至哀四公凡百五年為十七卷年近則事詳遠則畧理勢固然無足怪者溫公與范太史議脩唐紀初約為八十卷此帖云已及百卷既而卒為八十卷刪削之功盛矣卷數細事前輩相與平章猶嚴若此則其他肯輕下筆哉吁可敬畏也然今以唐紀視漢紀其紙葉蓋多八九視周紀蓋多於斯文奚累焉而或者弗察強以繁省論文晉張輔遽謂孟堅不及子長孟堅不及子長固也豈在文之繁省乎此兒童之見耳

先公曰張新叟言洛陽有資治通鑑草藁盈兩屋黃魯直閱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見李巽巽此溫公所謂平生精力盡於此書

也如人之不能讀何公嘗謂吾此書惟王勝之嘗讀一遍餘人不能數卷已倦睡矣公此書歷英宗神宗二世凡十九年而書成

通鑑舉要曆八十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撰通鑑奏御之明日輔臣亟請觀焉神宗出而示之每編始末識以睿思殿寶章蓋尊寵其書如此公尚患本書浩大故著此

陳氏曰公患本書浩大難領畧而目錄無首尾晚著是書以絕二累其藁在姚說之以道家紹興初謝克家任伯得而上之累代歷年二卷

陳氏曰司馬光撰即所謂歷年圖也治平初所進自威烈王至顯德本為圖五卷歷代皆有論今本陳輝晦叔刻於章貢以便

觀覽自漢高帝始

溫公記歷年圖後曰光頃歲讀史患其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又諸國分列歲時先後參差不齊乃止采共和以來下訖五代畧記國家興衰大迹集為五圖每圖為五重每重為六十行每行紀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國為主而以朱書他國元年綴於其下蓋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則從可知矣凡一千八百有年命曰歷年圖其書雜亂無法聊以私便於討論不敢布於他人也不意趙君摹刻於板傳之蜀人梁山令孟君得其一通以相示始光率意為此書苟天下非一統則漫以一國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閏而趙君乃易其名曰帝統非光志也趙君頗有所增損仍變其卷帙又傳寫多脫誤今此淺陋之書既不可掩因刊正使復其舊而歸之

資治通鑑外紀十卷

晁氏曰皇朝劉恕撰司馬公作通鑑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魏趙為諸侯下訖五代恕嘗語光局不起上古或堯舜光答以事包春秋不可又以經不可續不敢始於獲麟恕意謂闕漏因撰此書起三皇五帝止周共和載其世次而已起共和庚申至威烈王二十二年丁丑四百三十八年為一編號曰外紀猶國語稱春秋外傳也

陳氏曰司馬公修通鑑辟恕為屬恕嘗謂史記不及包犧神農今歷代書不及威烈之前欲為前紀而本朝為後紀將俟書成請于公會病廢絕意後乃改前紀為外紀云通鑑書成恕已亡范淳父奏恕於此書用力最多援黃鑑梅堯臣例官其子且以書賜其家道原父渙凝之家廬山歐公所為賦廬山高者也

疑年譜一卷年畧譜一卷雜年號附

陳氏曰劉恕撰謂春秋起周平魯隱史記本紀自軒轅列傳首伯夷年表起共和共和至魯隱其間七十一年即與春秋相接矣先儒叙包犧女媧下逮三代享國之歲衆說不同懼後人以疑事為信書穿鑿滋甚故周厲王以前三千五百一十九年為疑年譜而共和以下至元祐壬申一千九百一十八年為年畧譜大畧不取正閏之說而從實紀之四夷及寇賊僭紀名號附之于末

寶曆歌一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以開闢太古迄于周世宗正統帝王世次謚號成七言韻語一通

歷代紀元賦一卷

文獻卷百九十三

正清考

晁氏曰皇朝楊備撰次漢至五代正統年號為賦一首又別為

宋頌四章

通鑑節文六十卷

晁氏曰題云溫公自抄纂通鑑之要然實非也

紹運圖一卷

陳氏曰諸葛深通甫撰元祐中人亦未詳爵里其書頗行於世

俗

歷代帝王年運詮要十卷

陳氏曰左朝請大夫朱繪撰紹興五年序未詳何所人

歷代紀年十卷

其自為序當紹興七年

皇王大紀八十卷

陳氏曰胡宏仁仲撰述三皇五帝至周赧王前二卷自盤古至

帝嚳年不可攷信姑載其事而已自堯以後用皇極經世歷起

甲辰始著年紀博采經傳特有論說自成一家之言然或取莊

周寓言以為實及叙邃古之初終於無徵不信云爾

經世紀年二卷

陳氏曰侍講廣漢張栻欽夫撰用皇極經世譜編有所發明則

著之其言邵氏以數推知去外丙仲壬之年乃於尚書成湯既

沒太甲元年之說今按孔氏正義正謂劉班固不見古文謬從

史記而張衡通載乃云以紀年推之外丙仲壬合於歲次尚書

殘闕而正義之說誤蓋三代而上帝王歷年遠而難攷類如此

劉道原所謂疑年者也

南軒張氏自序曰太史遷作十二國世表始紀甲子起於成周共和庚申之歲庚申而上則莫紀焉歷世浸遠其事雜見於諸書靡適折衷則亦傳疑而已本朝嘉祐中康節邵先生雍出於河南窮往知來精極於數作皇極經世書上稽唐堯受命甲辰之元為編年譜如云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於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特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耳又正武王伐商之年蓋武王嗣位十一年矣故書序稱十有一年而復稱十有三年者字之誤也是類皆自史遷以來傳習之繆一旦使學者曉然得其真萬世不可改者也某不自揆輒因先生之曆攷自堯甲辰至皇上乾道改元之歲凡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年列為六圖命之曰經世紀年以便觀覽間有鄙見則因而明

之其大節目有六如孟子謂堯舜三年之喪畢舜禹避堯舜之子而天下歸之然後踐天子位此乃見帝王奉天命之大旨其可闡而弗彰故於甲申書服堯之喪乙酉書踐位之實丙戌書元載格于文祖自乙酉至丁巳是踐位三十有三載也則書薦禹於天與尚書命禹之辭合自丁巳至癸酉是薦禹十有七年也與孟子之說合於禹受命之際書法亦然然而書稱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則是史官自堯崩之明年通數之耳夏后相二十有八載寒浞弑相明年少康始生于有仍氏凡四十年而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寒浞豈可使間有夏之統故缺此四十年不書獨書少康出處而紀元載於復國之歲以見少康四十年經營宗祀絕而復續足以為萬代中興之冠冕

今按張氏此序成於乾道間所謂四十年經營中與者蓋以少康之於新莽之篡缺其年所歷如此其父以風時也然而事情不同於新莽之篡缺其年

亦足以表光武之中興也。漢呂太后稱制，既不得係年而所立他人子名為少帝者，又安得承統？故復缺此數年，獨書曰呂太后臨朝稱制，亦范太史祖禹係嗣聖紀年之意也。漢獻之末，曹丕雖稱帝而昭烈以正義立于蜀，不改漢號，則漢統焉得為絕？故獻帝之後即係昭烈年，號書曰蜀漢，逮後主亡國而始繫魏。凡此皆節目之大者，妄意明微扶正，不自知其愚也。其他如夏以上稱載商稱祀，周始稱年，皆攷之書可見，而周書洪範獨稱祀者是武王不欲臣箕子尚存商立箕子之志也。由魏以降，南北分裂如元魏北齊後周皆夷狄也，故統獨係於江南五代。迭採則都中原者不得不係之。

先公曰：愚按張氏本皇極經世書作經世紀年圖，愚之所述蓋亦本此。然嘗疑堯之前標甲子者六而不載，世代與事迹意者黃帝命大撓作甲子則甲子紀年自黃帝始，以前無有甲子則亦不可得而書也。

通鑑紀事本末四十二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袁樞機仲撰樞自太學官分教嚴陵為此書。楊誠齋為之序，朱子曰：古史之體其可見者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紀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記載或經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為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意，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為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

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始於智伯上繫左氏之卒章實相授受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機仲乃以暇日作為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陳氏曰侍講新安朱熹元晦撰始司馬公通鑑有目錄舉要其後胡給事安國康侯又脩為舉要補遺朱晦翁因別為義例著此書自為之序乾道壬辰也大書者為綱分注者為目綱如經自如傳此書嘗刊于溫陵別其綱謂之提要今版在監中廬陵所刊則綱目並列不復別也

朱子自序曰溫公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為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大簡更著舉要曆八十卷以適厥中紹興中胡文定公因公遺藁修成舉要曆補遺若二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今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為義例增損彙括以就此篇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分注以備言使夫歲月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畧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折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云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自昔注書首建多不相照雖資治通鑑亦或未免此病大抵編集非出一手故也姑以一事論之漢景帝四年中四年皆以冬十月日食今通鑑並書于夏秋之後蓋編緝者自本志中摘出而不思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設係之歲末耳迄歲呂伯恭最為知古陳君舉最為知今伯恭親作大事

記君舉親作建隆編世號精密余嘗攷之皆不免差誤亦隨事辨之矣朱文公通鑑綱目條貫至善今草本行于於世者於唐肅宗朝直脫二年之事亦由門人綴緝前後不相顧也又自唐武德八年以後至于天祐之季甲子並差考求其故蓋通鑑以歲名書之而文公門人大抵多忽史學不熟歲多故有此誤余因諸生有問亦為正之矣然則該貫古今亦非可薄之事但不至於喪志可也

國紀五十八卷

陳氏曰吏部侍郎睢陽徐度敦立撰丞相慶仁擇之之子也其書詳畧頗得中而不大行於世郵學有魏邱舊書傳得之

續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眉山李燾仁父撰長編云者司馬公之為通鑑也先命其屬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然後刪之以成書唐長編六百卷今通鑑惟八十卷耳燾所上表自言未可謂之通鑑止可謂之長編故其書雖繁蕪而不嫌也其卷數雖如此而冊數至餘三百蓋逐卷又自分子卷或至十餘

續通鑑長編舉要六十八卷

陳氏曰李燾撰大畧皆温公舊規也

巽巖李氏進長編奏狀隆興元年知榮州李燾奏臣嘗盡力史學於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學士大夫各信所傳不攷諸實錄正史紛錯難信如建隆開寶之禪授涪陵歧魏之遷歿景德慶曆之盟誓曩宵諒祚之叛服嘉祐之立子治平之後辟熙寧之更新元祐之圖舊此最大事家自為說臣輒發憤討論使衆說咸會于一敢先具建隆迄開寶十有七年為十有七卷上進

乾道四年禮部郎官李燾上言臣准朝旨取臣所著續資治通鑑自建隆迄元符令有司繕寫投進今先次寫到建隆元年治平四年閏三月五朝事迹共一百八卷投進治平以後文字增多容臣更加整齊節次投進臣竊聞司馬光之作資治通鑑也先使其寮採摭異聞以年月日為叢目叢目既成乃修長編唐三百年范祖禹實掌之光謂祖禹長編寧失於繁無失於畧唐紀取祖禹之六百卷刪為八十卷是也臣今所纂集義例悉用光所創立錯綜銓次皆有依憑顧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可也旁采異聞補實錄正史之闕畧參求真真是破巧說偽辨之紛紜益以昭明祖宗之豐功盛德區區小惠或在可錄所有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八卷隨表上進

淳熙元年知瀘州李燾上言臣先次投進續資治通鑑長編自建隆迄治平今欲纂輯治平以後至中興以前六十年事迹庶幾一祖八宗之豐功盛德粲然具有無所闕遺顧此六十年事於實錄正史外頗多所增益首尾畧究端緒合為長編凡六十年年為一卷以字之繁畧又均分之總為二百八十卷然熙豐祐聖符靖崇觀和康之大廢置大征伐關天下之大利害者其事跡比治平以前特異寧失之繁無失之畧必須曆明稱制臨決如兩漢宣章故事無使各自為說乃可傳信無窮

淳熙九年知遂寧府李燾上言臣累次進所為續資治通鑑長編今重別寫進共九百八十卷計六百四冊其修換事總為自一十卷又緣一百六十八年之事分散為九百八十卷之間又字繁文本未頗難立見畧存梗槩度易檢尋今創為建隆至靖

文獻卷百九十三
續纂考
康舉要六十八卷并卷總目共五卷已上四種通計一千六十
三卷六百八十七冊投進者紀一祖八宗之盛德至善義寧止
於百篇聚九朝三世之各見殊聞事或傳於兩說惟折諸聖
得其真巨網羅收拾垂四十年綴葺穿聯踰一千卷抵牾何敢
自保精力幾盡此書非仰託大君之品題懼難逃乎衆人之指
目漢孝宣稱制決疑故事最高於甘露我神考錫名冠序治鑑
莫毀於元符豫席恩言此迹先正臣死且不朽 乾道六年奉
旨降付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七十六冊秘書省令依通鑑締
樣繕寫進納

水心葉氏曰李氏續通鑑春秋之後纔有此書自史法壞譜牒
絕百家異傳與詩書春秋並行而漢至五季事多在記後史官
常狼狽收拾僅能成篇嗚呼其何以信天下也通鑑雖幸復古
然由千有餘歲之後追戰國秦漢之前則遠矣疑詞誤說流於
人心久矣方將鉤索質驗貫殊折同力誠勞而勢難一矣及公
據變復之會乘歲月之存斷自本朝凡實錄正史官文書無不
是正就一律也而又家錄野記旁互參審毫髮不使遁逸邪正
心迹隨卷較然夫孔子之所以正時月日必取於春秋者近而
其書具也今惟續通鑑為然爾故余謂春秋之後裁有此書信
之所聚也雖然公終不敢自成書第使至約出於至詳至簡成
於至繁以待後人而已

先公曰李文定公纂本朝長編自紹興隆興乾道淳熙節次上
進收拾舊事垂四十年是長編一百六十八年之書以四十年
而成

九朝通畧一百六十八卷

陳氏曰起居即建安熊克子復撰

中興小曆四十一卷

陳氏曰熊克撰克之為書往往疏畧多抵牾不稱良史

中興遺史六十卷

陳氏曰從義即趙姓之撰慶元中上進其書太抵記軍中事為詳而朝政則甚畧意必當時游士往來邊陲出入幕府者之所為及觀其記張浚攻濠州一段自稱姓名曰開封張鑑然則此書鑑為之而姓之竊以為已有也或曰鑑即姓之婦翁未知信否

丁未錄二百卷

陳氏曰左修職即昭武李丙撰自治平丁未王安石初召用迄于靖康童貫之誅故以丁未名之每事皆全載制詔章疏甚詳

恩陵大事記三十六卷阜陵大事記一卷

陳氏曰李燾撰

建炎以來繫年要記二百卷

陳氏曰工部侍郎陵陽李心傳微之撰蓋與李巽巖長編相續亦嘗自隆興後相繼為之會蜀亂散失不可復得

大事記十二卷解題十二卷通釋一卷

陳氏曰著作郎東萊呂祖謙伯恭撰自敬王三十九年以下采

左氏傳歷代史皇極經世通鑑稽古錄輯而廣之雖上接獲麟而書法則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解題者畧具本末或附以己意多所發明通釋者經典綱要孔孟格言以及歷代名儒大議論初意欲起春秋接于五代僅及漢武征和三年而止東萊年方強仕而得末疾平生論著大抵經始而未及成如

讀詩記書說是已。是書之作當淳熙七年。又二年而沒使天假之年。所傳於世者寧止是哉。

朱子曰：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讀書本自不多。加以衰老昏憊。豈復能辨此事。世間英俊如林。要必有能為之者。但恐其所經世之意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答魯帥書語錄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大抵謙不敢任作書之意。故左傳通鑑已載者不復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大纖巧處。如指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羞媿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為云：我亦知得他有此意。東萊大事記時已自感疾。了一日做一年。若不死自漢武到五代。只二年三年自可了。此文字解題然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

段意思

建隆編一卷

陳氏曰：陳傅良撰蓋長編。太祖一朝節畧也。隨事攷訂。併及累朝之始。亦慶元初在經筵上。

止齋自序曰：本朝國書有日曆有實錄。有正史。有會要。有勅令。有御集。又有司專行指揮典故之類。三朝以上。又有寶訓。而百家小說。私史。與士大夫行狀。誌銘之類。不可勝紀。自李燾作續通鑑起。建隆元年。盡靖康元年。而一代之書萃見於此。可謂備矣。然篇帙浩繁。文字重併。未為成書。難以觀覽。今畧依漢司馬遷年表。大事記。溫公。司馬光。稽古錄。與熹舉要。撮取其要。繫以年月。其上譜將相大臣除罷。而記其政事。因萃於下方。夫學之為王事。非若書生務多。而求博。雖章句言語。皆不忍捨也。誠能

政大臣之除罷而識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政事之因革而識取士養民治軍理財之方其後治亂成敗効出於此斯足以成孝敬廣聰明矣故今所節畧通鑑如群臣奏疏與其他年行與一時誥令出於代言之臣苟非關於當年治道之大端即不抄錄或見於他書實係治體不可不聞而通鑑偶遺即據某書添入至於通鑑登載萬一有小小遺誤亦畧附著其說於下若夫列聖深仁厚澤垂裕後人傳之萬世允當循守者必為之論但存本指不加文采深有異於省察也

讀書譜一卷

陳氏曰陳傳良撰自伏羲迄春秋終以書詩春秋諸經考世代而附著之共和而下始有年數

紀年統論一卷 紀年備遺一百卷

陳氏曰永嘉朱黼文昭撰從陳止齋學嘗著紀年備遺起陶唐終顯德為百卷蓋亦本通鑑稽古錄而擷其中論正統者為統紀論

冰心葉氏序曰平陽朱黼因通鑑稽古錄章別論者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為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讎明恥貴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為說以處之衆言之淆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歎簡亦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受理蕪蔓顯發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為辨不以意為覺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其隱也時而措之知其能典而當也嗚呼此豈

非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

皇朝編年舉要三十卷備要三十卷中興編年舉要十四卷備要十四卷

陳氏曰太學生莆田陳均平甫撰均丞相俊卿之從孫端平初有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書由是得初品官大抵依倣朱氏通鑑綱目舉要者綱也備要者目也然去取無法詳畧失中未為善書

續稽古錄一卷

陳氏曰秘書丞歷陽龔頤正養正撰以續司馬光前錄而序述繁釀其訖紹興甲寅事歸功於韓侂胄頤正本名博願避諱改為嘗撰元祐黨籍譜得官韓氏用事時賜出身入館

曆代帝王纂要譜括二卷

陳氏曰餘姚孫應符仲潛撰蓋紹運圖之詳者也

右編年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三

文獻通考

卷一百九十三

右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四
經籍考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四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史起居注

稷天子傳六卷

晁氏曰晉太康六年汲縣民盜發古冢所得凡六卷八千五百一十四字詔荀勗和嶠等以隸字寫之云按春秋左氏傳稷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此書所載即其事也(稷王)始巡狩得驂騮綠耳之乘造父為御以觀四荒北絕流沙西登崑崙與太史公既同汲郡守書不謹多毀缺雖其言不與皆古書頗觀覽郭璞注本謂之周王遊行記勗之時古文已不能盡識時有缺者又轉寫益誤殆不可讀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四
經籍考

陳氏曰其體制與起居注同起居注者自漢明德馬皇后始魏以來因之

唐創業起居注五卷

晁氏曰唐温大雅撰紀高祖建義至受隋禪用師符讖受命典冊事

陳氏曰所載起義至受禪凡三百五十七日其述神堯不受九錫反復之語甚詳愚嘗書其後曰新史稱除隋之亂此跡湯武湯武未易比也唐之受命正與漢高帝等爾其不受九錫足以掃除魏晉以來欺天罔人之態而猶不免曰受隋禪者乃以尊立代王之故曾不若以子嬰屬吏之為明白洞達也

唐高祖實錄二十卷

晁氏曰唐房玄齡等撰太宗詔玄齡與許敬宗敬播同脩起創業蓋武德九年貞觀十七年書成

陳氏曰唐給事中河東敬播撰按志稱房玄齡監脩許敬宗刪改今本首題監脩國史許敬宗奉勅定第十一卷題司空房玄齡奉勅撰不詳其故

唐太宗實錄四十卷

晁氏曰唐許敬宗等撰起即位盡貞觀二十年初貞觀十七年房玄齡許敬宗敬播撰今上實錄止十四年成二十卷永徽五年無忌與史官續十五年後盡昭陵事今四十卷其後敬宗改定

陳氏曰按藝文志有今上實錄二十卷敬播等撰房玄齡監脩又有長孫無忌太宗實錄四十卷今惟題中書令許敬宗奉勅撰蓋敬宗當高宗時以私意竄改國史中興書目言之詳矣但

今來既云許敬宗撰而以為恐止是玄齡無忌所進則不可攷也

唐高宗實錄三十卷

晁氏曰唐劉知幾等撰起即位盡永淳二年九二十九初令狐德棻許敬宗等撰錄止顯慶三年成二十卷上之後知幾與吳兢續成

陳氏曰按志令狐德棻撰止乾封知幾續成之故號後脩書本三十卷開十一卷

唐則天實錄二十卷

晁氏曰吳兢撰初神龍二年詔武三思魏元忠祝欽明徐彦伯同應融岑羲徐堅撰錄三十卷開元四年兢與劉知幾刊脩成此書上之起嗣聖改元甲申臨朝止長安四年甲辰傳位九二

十一年

陳氏曰按志魏元忠等撰劉知幾吳兢刪正今惟題兢撰武氏罪大惡極固不應復入唐廟而題主猶有聖帝之稱至開元中禮官有言乃去之武氏不應有實錄猶正史之不應有本紀皆沿襲史漢呂后例惟沈既濟之論為正而范氏唐鑑用之

唐中宗實錄二十卷

晁氏曰唐吳兢撰起神龍元年復位盡景龍四年九六年

唐睿宗實錄十卷

晁氏曰唐劉知幾撰知幾與吳兢先脩太上皇實錄起初誕止傳位凡四年後續脩益止山陵

陳氏曰志有二錄五卷者為兢今此十卷當是知幾也館閣書目亦別有五卷者

唐玄宗實錄一百卷

晁氏曰唐元載等撰起即位盡上元三年凡五十年安史之亂玄宗起居注亡大曆中史官令狐岷哀掇詔策備一朝之遺闕開元天寶間君臣事多漏畧

陳氏曰題元載撰蓋左拾遺令狐岷所為而載以宰相監修也史稱事多漏畧拙於取棄不稱良史岷德茶五世孫也

唐肅宗實錄三十卷

晁氏曰唐元載等撰起即位盡後元年凡六年

陳氏曰亦元載監脩不見史官姓名

唐代宗實錄四十卷

晁氏曰唐令狐岷撰初詔岷撰錄未成書貶官卒元和二年子丕上之當時名官如房琯不立傳抗直如顏真卿畧而不載時

譏漏畧起實應元年壬寅止大曆十四年己未凡十七年

陳氏曰尤為漏畧

唐建中實錄十卷

崇文總目唐史館脩撰沈既濟撰起大曆十四年德宗即位盡建中二年十月既濟罷史官之日自作五例所以異於常者舉終必見始善惡必評月必舉朔史官雖卑出入必書太子曰薨自謂辭雖不足而書法無隱云

唐德宗實錄五十卷

晁氏曰裴埴等撰起即位盡貞元二十一年凡二十五年元和二年詔蔣乂樊紳林寶韋處厚獨孤郁同脩五年洎上之

唐順宗實錄五卷

晁氏曰韓愈撰起貞元二十一年乙酉正月止永貞元年丙戌

八月初愈撰錄禁中事為切直關宦不喜訾其非實(文宗)詔路隋刊正隋建言眾議以刊脩非是李宗閔牛僧孺謂史官李漢蔣繫皆愈之婿不可參撰俾臣下筆臣謂不然且愈之所書非已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漢等以嫌無害公誼請條其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詔摘去元和求貞間數事為失實錄不復改

唐憲宗實錄四十卷

陳氏曰按志稱韓愈沈傳師宇文籍撰李吉父監脩新史謂議者聞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以關宦惡其書禁中事切直也

陳氏曰按志稱沈傳師鄭澣宇文籍蔣繫李漢陳夷行蘇景胤撰蓋前後史官也又稱杜元穎韋處厚路隋監脩亦前後宰相也

唐敬宗實錄二十卷

晁氏曰唐路隋等撰起即位盡長慶四年按(文宗)實錄太和四年隋與蘇景裔等上(憲宗)實錄後有王彥威楊漢公蘇滌裴休並為史官云

唐敬宗實錄十卷

晁氏曰唐李讓夷等長慶四年甲辰即位止寶曆二年丁未凡三年(武宗)會昌中詔史官陳商鄭亞同脩讓夷監脩書成上之

唐文宗實錄四十卷

晁氏曰魏謩等撰起即位盡開成五年凡十四年(宣宗)大中八

年史官蔣偕牛叢王諷盧吉同脩

陳氏曰：纂監脩脩等史官也

唐武宗實錄一卷

兔氏曰：唐韋保衡撰武宗以後實錄皆亡今有止會昌元年正月二月

陳氏曰：按唐志惟有武宗實錄三十卷其後皆未嘗脩纂更五代武錄亦不存邛鄆書目惟有一卷而已

唐宣宗實錄三十卷

懿宗實錄二十五卷

僖宗實錄三十卷

昭宗實錄三十卷

哀宗實錄八卷

兔氏曰：國朝宋敏求次道所補宣錄三十卷懿錄三十卷一作二十卷僖錄三十卷昭錄三十卷通百二十八卷世服其

傳聞

陳氏曰：五錄者皆敏求追述為書按兩朝史志初為一百卷其後增益為一百四十八卷今按懿錄三十五卷止有二十五卷而始終皆備非闕也實一百四十三卷館閣書目又言闕第九一卷今亦不闕云

建康實錄二十卷

晁氏曰：唐許嵩撰始自吳起漢興平元年終於陳末禎明三年南朝六代四十帝四百年間君臣行事及土地山川城池宮苑制置興壞用存古跡其異事則注之以益見聞按南朝四百年除西晉平吳之年并吳首事之年而已吳大帝在武昌七年梁元帝都江陵三年其實在建康宮三百二十一年也十父按嵩自叙此書云使周覽而不繁約而無朱然自順帝以後復為紀

傳而廢編年其間重複一事抵牾者甚衆至於名號稱謂又絕無法蓋亦煩而多失矣

陳氏曰載吳晉宋齊梁陳六朝都建康者編年附傳大畧用實錄體

後唐莊宗實錄三十卷

陳氏曰監脩趙鳳史官張昭遠撰天成四年上

後唐明宗實錄三十卷

陳氏曰監脩姚顛史官張昭遠撰清泰三年上

後唐廢帝實錄十七卷

陳氏曰張昭尹拙劉溫叟撰按昭本傳撰梁均王鄆王後唐廢

帝實錄皆藏史閣周世宗時也蓋昭本撰周祖實錄以其歷試

之迹多在漢隱帝時故請先脩隱錄因併及前代云

晉高祖實錄三十卷 晉出帝實錄二十卷

陳氏曰監脩竇正固史官賈偉王仲寶嚴等撰周廣順元年上

正固字體仁同州人相漢至周罷歸洛陽國初卒

漢高祖實錄十七卷

陳氏曰監脩蘇逢吉史官賈偉等撰乾祐二年上書本二十卷

今闕末三卷中興書目作十卷

漢隱帝實錄十五卷

陳氏曰張昭等撰事已見前

周太祖實錄三十卷

陳氏曰張昭等撰顯德五年上昭即昭遠字潛夫濮上人避漢

祖諱止稱昭遠事本朝為吏部尚書開寶五年卒

周世宗實錄四十卷

陳氏曰監脩官晉陽王溥齊物脩撰范陽扈蒙日用撰

蜀高祖實錄三十卷

晁氏曰偽蜀李昊撰高祖者孟知祥也昊相知祥子昶時被命撰起唐咸通甲午終於偽明德元年甲午凡六十一年

太祖實錄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沈倫撰太平興國三年詔李昉扈蒙李穆郭贇宋白董淳趙麟幾同脩倫總其事更歷二載書成起創業迄山陵凡十七年淳化中王禹稱作篋中記叙云太祖神聖文武曠世無倫自受命之後功德日新皆禹稱耳目所聞見今為史臣多有諱忘而不書又上近取實錄入禁中親筆削之禹稱恐歲月寢久遺落不傳因編次十餘事按禹稱所言雖未可盡信然咸

平祥符間亦以所書漏落一再命儒臣重脩多所增益故有三本傳于世

重脩太祖實錄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李沆等撰咸平中真宗以前錄備畧詔錢若水王禹稱李宗諤梁顥趙安仁重加刊修呂端監修端罷沆代二年書成奏御沆表云前錄天造之始國姓之源發擇無取削平諸臣僭主偽臣頌亡事迹今之所正率由典章又益諸臣傳一百四人按書太宗不斂市及杜太后遺言與司馬溫公所書不同多類此

陳氏曰監脩國史肥鄉李沆太初史官集賢院學士河南錢若水淡成等重脩初上命李至張洎等修太祖史未成及咸平元年太宗實錄成書以太祖朝事多漏畧故再命若水脩撰

二年書成上之卷首有沈進書表叙前錄之失及新書刊脩條目甚詳同脩者直館饒陽李宗諤昌武東平梁顥太素直集賢院河南趙安仁樂道李燾云世傳太祖自陳橋推戴馬上約京諸將本太祖聖意前錄無太宗叩馬之語乃後錄所增也然則書亦曾見舊錄也耶近聞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求之未獲也

太宗實錄八十卷

晁氏曰皇朝錢若水等撰至道三年命若水專脩不隸史局若水即引柴成務宋度兵淑楊億為佐咸平元年書成上于朝起即位止至道三年丁酉三月凡二十年太宗有馴犬常在乘輿側及崩犬輒不食李至常作歌紀其事以遺若水其斷章曰白麟赤馬君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而若水不為載呂端雖為

監脩而未嘗蒞局書成署端名至執其事以為專美若水援唐朝故事若此者甚衆時議不能奪世又傳億子娶張洎女而不終故洎傳多醜辭嗚呼若水及億天下稱賢尚不能免於流議如此信乎執史筆者之難也

陳氏曰錢若水等以至道三年十一月受命咸平元年八月之上九月而畢人難其速按楊億傳書凡八千篇而億獨草五十六卷

真宗實錄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王欽若等撰起藩邸止乾興元年壬戌二月凡二十六年乾興元年詔李維晏殊孫奭宋綬陳堯佐舉正李淑同修馮拯監修拯卒欽若代天聖三年書成奏御

陳氏曰學士承旨肥鄉李維仲方學士臨川晏殊同叔撰

容齋洪氏隨筆曰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
竈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國朝景德神符之間王文
稷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為固寵容悅
之計及真宗上仙王沂公恩貽譏後世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
滅迹而實錄之成乃文稷監脩其載崇奉宮廟祥雲之鶴惟恐
不詳遂為信史之累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仁宗實錄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韓琦等撰起藩邸盡嘉祐八年三月凡四十二年
嘉祐八年十二月詔琦提舉王珪賈黯范鎮修撰宋敏求呂夏
卿韓維檢討治平中又命陳薦陳繹同編修熙寧二年奏御

英宗實錄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曾公亮等撰起藩邸盡治平四年正月凡四年熙
寧元年正月詔公亮提舉呂公著韓維修撰孫覺曾肇檢討三
月又以錢藻檢討四月又以王安石吳充為修撰二年七月書
成

王氏揮毫錄曰英宗實錄熙寧元年曾宣靖提舉王荆公時已
入翰林靖自為之兼實錄修撰不置官屬成書三十卷出於一
手東坡先生嘗語劉莊與義仲云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
明為國朝諸史之冠

神宗實錄二百卷

晁氏曰皇朝曾布等撰起藩邸止元豐八年三月凡十九年

神宗實錄二百卷

晁氏曰元祐元年詔修神宗實錄鄧溫伯陸佃修撰林希曾肇
檢討蔡確提舉確罷司馬光代薨呂公著代公著薨大防代六

年奏御趙彥若范祖禹黃庭堅後亦與編修書成賞勞皆遷官
一等紹聖中諫官翟思言元祐間呂大防提舉實錄祖禹庭堅
等編修刊落事迹變亂美惡外應姦人詆誣之說命曾市重行
修定其後奏書以舊錄為本用墨書添入者用朱書其刪去者
用黃抹已而將舊錄焚毀宣和中或得其本於禁中遂傳於民
間號朱墨史云

陳氏曰紹聖中蔡卞林希等重修前史官由是得罪其書大抵
以安石日錄為主陳瓘所謂尊私史而壓宗廟者也
神宗實錄考異二百卷

陳氏曰監修解梁趙鼎元鎮史官成都范成元長等撰進建炎
初有詔重修紹興六年先進呈五十卷六年正月書成考異
者備朱墨黃三書而明著其去取之意也闕百八十一至百七

十一卷初蔡卞既敗舊錄每一卷成納之禁中蓋將泯其迹而
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者不可得而見也及梁師成用事自
謂蘇氏遺體頗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秦湛之流師成在
禁中見其書為諸家人道之諸人幸其書之出因曰此不可不
錄也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書者携以渡江遂傳於世
嗚呼此可謂非天乎

哲宗前錄一百卷後錄九十四卷

晁氏曰蔡京撰前錄起藩邸盡元祐七年十二月後錄紹聖元
年正月盡元符三年正月共十三年京之意以宣仁垂簾時政
非出於上故分前後錄蓋厚誣也

重修哲宗實錄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紹興四年三月壬子太上皇帝顧謂宰臣朱勝非等

曰神宗哲宗兩朝史錄事多失實非所以傳信後世當重別
修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冲者有召命可促來令兼史臣勝
非奏曰神宗史緣添入王安石日錄哲宗史經蔡京蔡卞
之手議論多不公今蒙聖俞命官刪定以昭彰二帝盛美天下
幸甚十八日丙申新除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辭免恩命勝
非奏曰冲謂史館專修神宗哲宗史錄而其父祖禹元祐間任
諫官後坐章疏議論責死嶺表而神宗實錄又經祖禹之手今
既重修則凡出京卞之意及其增添者不無刪改儻使冲預其
事恐其黨未能厭服上曰以私意增添不知當否勝非曰皆非
公論上曰然則刪之何害紛紛浮議不足卹也臣勝非曰范冲
不得不以此為辭今聖斷不私冲亦安敢有請上復愀然謂勝
非等曰此事豈朕敢私頃歲昭慈聖獻皇后誕辰因置酒宮中

從容語及前朝事昭慈謂朕曰吾老矣幸相彙於此他時身後
吾復何患然有一事當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求
之古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有玷
盛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改豈足傳信
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官家也朕每念此惕然于懷朝
夕降一詔書明載昭慈遺旨庶使中外知朕之本意臣勝非進
曰聖諭及此天下幸甚臣等仰惟神宗哲宗兩朝實錄以太上
皇帝聖意先定爰命宰臣悉令刪修故具載聖語於篇末云
王氏揮塵錄曰徐敷立云在館中時見重修哲宗實錄其舊書
崇寧間率多貴游子弟以預討論於一時名臣行事既多踈畧
而新書復因之于時急於成書不復廣加搜討有一傳而僅載
歷官先後且據逐人碑誌有傳中合書名猶云公者讀之使人

不能無恨

徽宗實錄二十卷

晁氏曰皇朝程俱撰先是汪藻編庚辰以來詔旨頗繁雜俱刪輯成此書且附以靖康建炎時事

陳氏曰徽宗實錄一百五十卷監修宰相湯思退等紹興七年詔修十一年先上六十卷至二十八年書成修撰官歷年既久前後非一人至乾道五年祕書少監李燾言此書疎舛特甚請重修淳熙四年成凡二百卷考異百五十卷目錄二十五卷今百五十卷者前本也

欽宗實錄四十卷

陳氏曰乾道四年修撰洪邁等進

高宗實錄五百卷

陳氏曰慶元三年修撰濟源傅伯壽景仁撰初進二百八十卷止紹興十六年嘉泰二年脩撰建安袁說友起巖等文進二百二十卷止三十二年

孝宗實錄五百卷

陳氏曰嘉泰二年修撰傅伯壽等撰進中興以來兩朝五十餘載事跡置院既久不以時成涉筆之臣乍遷忽徙不可殫紀及有詔趣進則忽遽抄錄甚者一吏吏手卷帙很多而記載無法疎畧抵牾不復可稽故二錄比之前世最為闕典觀者為之太息

中興國史志高宗命范冲重修神錄已進而冲去國尹焞繼之又進哲錄徽宗實錄紹興未嘗成書建炎後史牘不存皆仰搜討故猶多脫畧孝宗命李燾增修之欽宗實錄洪邁用龔茂良

所補日曆文直事核高宗實錄慶元嘉泰間所上時史無專官莫知誰筆孝宗光宗實錄初以付龔敦頤卒專委傅伯壽陸游孝錄比諸錄為踈

高宗日曆一千卷

國史日曆所李壽等脩進自為序畧曰日曆起初潛訖內禪用春秋四繫之法雜取左右史起君注三省密院時政記及百司移報綜錯成章凡關於時禁不畢載前後所論者共成一千卷卷為一冊總一千冊謹繕進呈願惟紀述聖神之言動事大體重臣愚豈能獨任加之歲周三紀史非一官撥緝穿聯簡策繁夥其間脫畧抵牾違失本真安敢自保在昔英主往往指授重加刊正房玄齡等進武德貞觀事迹太宗更令紀實如臣妄庸於元齡無能為役茹自釐竭強附於唐虞氏史臣之義爾

中興藝文志高宗日曆初年者多為秦檜改筆專政以後紀錄尤不定信韓侂胄當國寧宗日曆亦多訛後皆命刊修然高宗日曆時政記亡失多不復可攷

西漢詔令十二卷

陳氏曰吳郡林慮德祖編采括志傳錄之本紀以示信安程俱致道俱以世次先後各為一卷差比歲月纂而成書且為之序慮中詞學為開封府掾

東漢詔令十一卷

陳氏曰宗正寺主簿鄞樓防賜叔編大抵用補舊體自為之序帝王之制具在百篇後世不可及矣兩漢猶為近古愚未冠時無書可觀雖二史亦從人借嘗於班書志傳錄出諸詔與紀中相附以便覽閱既仕于越及得見林氏書而樓書近出其為好

古博雅斯以勤矣惟(平)獻二朝莽操用事如錫莽及廢伏后之類皆當削去而莽時尤多也

本朝大詔令二百四十卷

陳氏曰寶謨閣直學士豫章李大異伯珍刻於建寧云紹興間宋宣獻公家子孫所編纂也而不著其名始自(國初)迄于宣政分門別類凡目至為詳悉

玉堂制草十卷

陳氏曰叅政鉅野李邵漢老編承平以前制詔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三卷

晁氏曰汪藻編(徽宗)即位後詔旨未全

中興玉堂制草六十四卷

陳氏曰同知樞密鄒陽洪遵景巖編起建炎迄紹興末

中興續玉堂制草三十卷

陳氏曰丞相益文忠公周公必大子充為學士院時編進始嘗建言加上德壽尊號不以表而以議且稱嗣皇帝為非是遂革之今書以尊號表為卷首而增附館職筆問於後起隆興迄淳熙改元自後未有續者

綸言集三十一卷

陳氏曰字文粹中虛中兄弟所編集

中興綸言集二十八卷

陳氏曰左司郎中莆田鄭寅子敬編寅知樞密院僑之子靖重博洽藏書數萬卷於(本朝)典故尤熟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四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五
經籍考
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五

鄒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史雜史

雜史

隋藝文志曰自秦撥去古文篇籍遺散漢初得戰國策蓋戰國
遊士記其策謀其後陸賈作楚漢春秋以述誅鋤秦項之事又
有越絕相承以為子貢所作後漢趙曄又為吳越春秋其屬辭
此事皆不與春秋史記漢書相似蓋率爾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靈獻之世天下大亂史官失其常守博達之士愍其廢絕各記
聞見以備遺亡是後群才景慕作者甚衆又自後漢以來學者
多抄撮舊史自為一書或起自人皇或斷之近代亦各其志而

文獻通考卷之一百九十五
經籍考

體制不經又有委巷之說迂怪妄誕真虛莫測然其大抵皆帝王之事通人君子必博采廣覽以酌其要故備而存之謂之雜史

宋三朝志曰雜史者正史編年之外別為一家禮制不絕事多異聞言或過實然事以質正疑謬補緝闕遺後之為史者有以取資如司馬遷采戰國策楚漢春秋不為無益也

隋志七十二部九百七十一卷通計七書七十二部九百三十九卷

唐志雜史八十八家一百七部一千八百二十八卷失姓名八家元行中以下

不著錄六十八家八百六十一卷

宋三朝志雜史九十一部九百六十八卷

宋兩朝志三十一部六百三十卷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千七十三卷內唐武宗實錄以下六部入實錄門不重具

宋中興志別史三十一家三十六部一千三十四卷
雜傳

隋經籍志曰古之史官必廣其所記非獨人君之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則諸侯史記兼而有之春秋傳曰魏仲魏叔王季之穆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藏紇之叛季孫命太史召掌惡臣而盟之周官司寇凡大盟約泣其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是則王者誅賞具錄其事昭告神明百官史臣皆藏其書故自公卿諸侯至于群士善惡之迹畢集史職而又閭胥之政凡聚衆廢書其敬敏任恤者族師每月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黨正歲書其德行道藝者而入之於鄉大夫鄉大夫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舉其賢者能者而獻其書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是以窮君側陋之士言行必達

皆有史傳因史官曠絕其道廢壞漢初始有冊書之約白馬之盟武帝從董仲舒之言始舉賢良文學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善惡之事靡不畢集司馬遷班固撰而成之股肱輔弼之臣扶義傲黨之士皆有記錄而操行高潔不涉於世者史記獨傳夷齊漢書但述楊王孫之傳其餘皆畧而不說又漢時阮倉作列僊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僊列士列女之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著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贊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神奇怪之事稽康作高士傳以叙聖賢之風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衆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虛誕怪妄之說推其本原蓋亦史官之末事也載筆之士刪採其要為魯湘三輔序贊並立後之作者亦多零失今取其見存部而類之謂之雜傳

宋三朝藝文志曰傳記之作蓋史筆之所不及者方聞之士得以紀述而為勸戒

隋志曰雜傳唐志曰雜傳類有先賢耆舊孝友忠節列藩良吏高逸科錄家傳文士僊靈高僧鬼神列女之別今總為傳記事波道釋者各具於其事

兩朝藝文志曰傳記之作近世尤盛其為家者亦多可稱采獲削藁為史所傳然根擲膚淺好尚偏駁滯泥一隅寡通方之用至孫冲胡訥收接益細而通之于小說

按雜史雜傳皆野史之流出於正史之外者蓋雜史紀志編年之屬也所紀者一代或一時之事雜傳者列傳之屬也所紀者一人之事然固有名為一人之事而實關繫一

代一時之事者又有參錯互見者前史多以雜史第四雜傳第八相去懸隔難以參照今以二類相附近庶便檢討

隋志二百一十七部一千二百八十六卷

唐志一百二十五家一百四十六部一千六百五十六卷

宋三朝志一百三十九部四百三十七卷

宋兩朝志一十六部八十一卷

宋四朝志五十三部五百二十二卷

宋中興志三百一十三家三百三十九部一千三百七十九卷

霸史偽史

隋經籍志曰自永嘉之亂皇綱失馭九州君長據有中原者甚衆而當時臣子亦各記錄後魏克平諸國據有嵩華始命司徒崔浩傳來舊聞綴述國史諸國記注盡集秘閣余未之亂並皆

散亡今舉其見在謂之霸史

隋志三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

唐志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

宋三朝志二十七部三百七十二卷

宋兩朝志五部五十四卷

宋中興志四十家四十三部四百三十七卷

夾際鄭氏曰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一日傳記二曰雜家三曰小說四曰雜史五曰故事凡此五類之書足相紊亂又如文史與詩話亦能相濫編書之家多是苟且有見名不見書者有看前不着後者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為諸子類實於雜家此之謂見名不見書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書類顏師古作刊謬正俗乃雜記經史惟第一篇說論語而崇文目以為論語

類此之謂者前不看後應知崇文所釋不看全書多只看快前
數行率意以釋之耳按刊謬正俗當入經解類

按夾漈言古今編書所不能分者五可以訂歷代藝文志
之失所謂見名不見書看前不看後者尤足以究其所失
之源然愚嘗攷之經錄猶無此患而莫謬亂於史蓋有實
故事而以為雜史者實雜史而以為小說者又有隋志以
為故事唐志以為傳記宋志以為雜史者若一一攷訂改
而正之則既不欲以臆見改前史之舊文且所錄諸書蓋
有前史僅存其名晚學實未嘗見其書者則亦無曰知其
編類之得失是以姑仍其舊而於所錄先儒議論諸書本
末則必詳加考訂俾以類相從而盡仍前史之舊云

史抄

隋唐志史部皆無此門附在雜史宋志方別立史抄門

宋三朝志二十六部六百一十二卷

宋兩朝志四部一百三十八卷

宋四朝志三部三十三卷

宋中興志四十家四十六部六百八十一卷

汲冢周書十卷

晁氏曰晉太康中汲郡與穆天子傳同得晉孔晁注蓋孔子刪
採之餘凡七十篇古者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唯書法信實者行
于世秦漢嚴黜封建獨天子之史存然史官或怯而阿世貪而
曲筆虛美隱惡不足考信則儒學處士必私有記述以伸其志
將來賴之以證史官之失其弘益大矣以司馬遷之傳聞猶采
數家之言以成其言况其下者乎亦有聞見單淺記錄失實曾

臆偏私褒貶弗公以誤後世者在觀者慎擇之而已矣
陳氏曰晉太康汲郡發魏安釐王家所得竹簡書此其一也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今京口刊本以序散在諸篇蓋以依孔安國尚書相傳以為孔子刪書所餘者未必然也文體與古文不類似戰國後人放倣為之者

巽巖李氏曰隋唐經籍藝文志皆稱此書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家孔晁注解或稱十卷或八卷大抵不殊按此則晉以前初未有此也然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邪篇目比漢但闕一耳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繫之汲冢失其本矣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為名孔子

亦未必見章句或脫爛難讀更須考求別如是正云

容齋洪氏隨筆曰周書今七十篇殊與尚書體不相類所載事物亦多過實其克商解云武王先入適紂所在射之三發而後下車擊之以輕呂劍名斬之以黃鉞諸大白商二女既縊又射之三發擊之以輕呂斬之以玄鉞諸小白越六日朝至于周以三首先馘入燎于周廟又用紂于南郊夫武王之伐紂應天順人不過殺之而已紂既死何至梟戮俘馘且用之以祭乎其必不然者也又言武三狩事尤為淫侈至於擒虎二十有二獬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三鼈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一羆百十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麕十有六麇五十鹿三千五百有二遂征四方凡懲國九十有九國馘磨億有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其多如是雖注家亦云武王以不殺為

仁無緣所誠如此蓋大言也王會篇皆大會諸侯及四夷事云
唐叔荀叔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
堂下之左商公夏公立焉四公者堯舜禹湯後商夏即紀宋也
又言得商寶玉億有百萬所紀四夷國名類古與獸畜亦奇嘔
以肅慎為稷慎穢人為穢人樂浪之夷為良夷姑蔑為姑妹東
甌為且甌渠搜為渠叟高句麗為高夷所叙穢人前兒若彌狹
立行聲似小兒良夷在子獸名弊身人首貙其腹炎之藿則鳴
揚州禺禺魚人鹿青丘狐九尾東南夷白氏乘黃乘黃者似騏
背有兩角東越海蜃海陽盈車大蟹西南戎曰央林以酋耳酋
耳者身若虎豹渠叟以魁犬者露大也能飛食虎豹區陽戎以
鬘封鬘封者若彘前後有首蜀人以文翰文翰者若臯雞康民
以將改其實如李食之宜于北狄州糜費費其形人身技踵自

笑笑則上唇翕其目食人都郭亦北狄生生若黃狗入而能言
奇幹亦北狄善芳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正東高夷曠羊曠
羊者羊而四角西方之戎曰獨鹿邛邛距鹿戎文馬而赤鬣
縞身目若黃金名古皇之乘白州北閭者其華若羽以其
木為車終行不敗篇末引伊尹朝獻商書云湯問伊尹使為四
方獻令伊尹請令正東以魚皮之鞞劓醬蛟利劔正南以味
幾毒瑁象齒文犀正西以丹青白旄江歷珠名龍角正北以橐
駝駒駝駝良弓為獻湯曰善凡此皆無所質信姑錄之以貽
博雅者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眾服裝詭異顏師古
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取反受其
咎母為權首將受其咎以為逸周書此亦無之然則非全書也
後村劉氏曰汲冢書十卷七十篇與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合

但少一篇晁子止謂其記錄失實李仁父謂書為駁詞按中間
所載武王征四方載億有十萬七百七十有九俘三億萬二百
三十暴於秦皇漢武矣狩禽虎二十有二前段云見紂圍雖大安
得熊羆如是其衆又謂俘商寶三億有百萬皆荒唐誇誕不近
人情非止於駁而已百篇聖筆所定孟子猶疑漂汧之語前輩
云吾欲忘言觀道妙六經俱不是全書况汲冢之類乎

吳越春秋十二卷

晁氏曰後漢趙曄撰吳起太伯盡夫差越起無餘盡勾踐內吳
外越本末咸備

吳越春秋傳十卷

崇文總目唐皇甫遵注初趙曄為吳越春秋十卷其後有楊方
者以曄所撰為煩又刊削之為五卷傳乃合二家之書考定而

注之

越絕書十五卷

崇文總目子貢撰或曰子胥舊有內紀八外傳十七今文題闕
并載二十篇又載春申君疑後人竄定世或傳二十篇者非是
陳氏曰無撰人名氏相傳以為子貢者非也其書雜記吳越事
不及秦漢直至建武二十八年蓋戰國後人所為而漢人又附
益之耳越絕之義曰聖人發一隅辨士宣其辭聖文絕於彼辨
士絕於此故曰越絕雖則云然終未可曉也

西京雜記二卷 一作六卷

晁氏曰晉葛洪撰初序言洪家有劉子駿漢書百卷乃當時欲
撰史錄事而未得締思無前後之次雜記而已後學者始甲乙
之終矣為十卷以其書校班史殆全取劉書耳所餘二萬言乃

抄撮之祈二篇以裨漢書之闕猶存甲乙哀次江左人或以為吳均依託為之

陳氏曰其卷末言洪家有劉子駿書百卷先父傳之歆欲撰漢書雜錄漢事未及而亡試以此記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有少異同耳固所遺不過二萬餘言今抄出為二卷以裨漢書之闕所謂先父者歆之於向也而館閣書目以為洪父傳之非是唐藝文志亦只二卷今六卷者後人分之也按洪博聞深學江左絕倫著書幾五百卷本傳具載其目不聞有此書而向歆父子亦不聞其嘗作史傳於世使班固有所因述亦不應全沒不著也殆有可疑者豈惟非向歆所傳亦未必洪之作也

東觀漢記十卷

陳氏曰漢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駒駘等撰初班固在顯宗

朝嘗撰世祖本紀功臣列傳載記二十八篇至永初中珍駒駘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其後蔡植蔡邕馬日磾等皆嘗補續唐藝文志著錄者一百二十卷今所存者惟吳漢賈復耿弇恂馮異祭遵及景丹蓋延九人列傳而已其卷第七十而闕第七八二卷未知果當時之遺否也

羅鄂州序曰願聞之上蔡任沔文源曰沔家舊有東觀漢記四十三卷丙子渡江亡去後得蜀本錯誤殆不可讀用秘閣本雖校刪著為八篇泊見唐諸儒所引參之以袁宏後漢紀范曄後漢書粗為全具其疑以待傳洽君子按顯宗命班固為蘭臺令史遷為郎撰堯武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訖二十八篇永寧元年太后又詔劉珍與劉駒駘作建武以來名臣傳令此記所存皆建武事豈固及珍駒駘所述耶其文間類前漢

書又傳後所題有太史官曰有序日者此班劉之所為分也然固與珍傳不載成書卷目隋書經籍志稱劉珍所撰漢記百四十三卷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皆百二十七卷吳兢所載與官書卷同劉知幾所有僅百十四篇本朝歐陽公嘗欲求於海外後復散亡今所有纔此耳豈不惜哉然後漢成書自劉珍謝承薛瑩司馬彪華嶠謝忱袁宏劉義慶蕭子顯凡九家唯華嶠專述漢記逮范曄總載諸家而成書亦以華嶠為主後之欲攷漢記者於范氏之書猶有取焉文源之言既然願以為此書乃漢世史臣親記見聞而表范出魏晉後以世揆之不得為比觀高密侯一傳而綱領見矣書雖不全當共存錄因刻板于江夏郡篇中往往有唐武后時字不欲輒改

高氏小史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唐高峻撰以司馬遷史至陳隋書附以唐實錄纂其要分十例為六十卷後其子迥折而倍之

陳氏曰蓋鈇節歷代史也司馬溫公嘗稱其書使學者觀之今按國史志凡一百九卷目錄一卷中興書目一百二十卷止於文宗今本多十卷直至唐末峻元和中人則其書當止於德順之間迥之所序但云分六十卷為百二十取其便易而已初未嘗有所增加也其止於文宗及唐末者殆皆後人傳益之非高氏本書此書舊有杭本今本用厚紙裝裱夾面寫多錯誤俟求杭本校之

五代新說二卷

晁氏曰唐張詢古撰以梁陳北齊周隋君臣雜事分三十門纂次

晁氏曰皇朝蘇轍子由撰其序曰太史公始易編年之法為紀傳世家記五帝以來然不得聖人之意余因遷之舊始伏羲訖秦始皇為七本紀十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示後世國史識蘇氏之學皆權謀變詐今觀此書蓋不然則知子由晚節為學益精深云

朱子古史餘論曰近世之言史者惟此書為近理其序言古帝王為善不為不善之意非近世論者所能及而論史遷以為淺近而不學踈畧而輕信亦中其病顧其本末乃有大不相應者其曰帝王之道以無為宗萬物莫能嬰之此特以老子浮屠之意論聖人非能知聖人之所以為聖也故其為言虛空無實而中外首尾不相為用其曰管晏叔向之流皆不足以知之與孔

子知之而有隱孟子知之而未盡者皆何事耶若但曰以無為宗萬物莫能嬰之而已則數子之未知也不足恨而孔孟之所知吾恐其非此之謂也此皆義理之本原而不可失者秦漢以來史冊之言近理而可觀者莫如此書而其所未合猶若此豈其學之所從入者既已未得其正而其所以講磨誅蹈者又有所未精是以雖既其文而未既其實雖聞其號而未燭厥理也蘇氏之學大抵不知義理本原之正而橫邪曲直惟其意之所欲其父子兄弟以日之言如此者不可勝舉以公資稟靜厚故此書於一時正見有暫明者而本原綱領終未能了若長公之志林又不逮遠矣

陳氏曰其書因馬遷之舊上觀詩書下攷春秋及秦漢雜錄為本紀世家列傳蓋漢世古文經未出戰國諸子各自著書或增

損故事以自信其說遷一切信之甚者或采世俗相傳之語以易古文舊說故為此史以正之然誠遷為不學淺近則過矣
鴈湖李氏跋曰士固有夙懷精識自其少年便自超卓至於終身不能以易其觀黃門應制五十篇之文首論夏商周考其年甫踰冠耳而其辭已閑詣如此逮晚謫官續成古史乃系以前論止附益數言豈非理之所到初無老少之異乎

太清記十卷

崇文總目梁王韶撰起太清元年盡六年初侯景破建鄴韶西奔江陵士人多問城內事韶不能人人為說乃疏為一篇問者即示之元帝聞而取讀曰昔王韶之為隆安記言晉末之亂離今亦可以為太清記矣韶因為之然其議論皆謝之矣又韶希帝旨撰述多非實錄

魏典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太常少卿元行冲撰起道武帝終宇文革命凡三十篇考武入關則書東魏為東帝並載兩國事為凡例微用編年之法文約事詳學者宗之行冲以族出於魏冠意論著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馬後之象舊史謂元帝本出牛氏行冲以為非因言道武各獲繼晉受命此其應也特為論載于篇

陳氏曰今本從莆田劉氏借錄卷帙多寡不同歲月首尾不具殆類抄節似非全書

三國典畧二十卷

崇文總目唐汾州司戶參軍丘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為三國起西魏終後周而東包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今卷第多

遺自二十一以下卷闕

南部煙花錄一卷

晁氏曰唐顏師古撰載隋煬帝時宮中秘事僧志徹得之于官閣笥筆中一各大業拾遺記

大業雜記十卷

晁氏曰唐杜寶撰起隋仁壽四年煬帝嗣位止越王侗皇泰三年王世充降唐事

陳氏曰序言貞觀修史未盡實錄故為此書以彌縫闕漏

大唐新語十三卷

晁氏曰唐劉肅撰輯故事起武德止大曆分為三十類肅元和時人

大唐說纂四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分門類事效世說止有十二門恐非全書

容齋洪氏隨筆曰藝文志有李繁大唐說纂四卷今罕得其書

子家有之凡所紀事率不過數十字極為簡要新史大抵採用之其忠節一門曰武后問石泉令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

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傲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儲位新史載其說通鑑去之似為可惜

景龍文館記八卷

景龍文館記八卷

陳氏曰唐脩文館學士武甄平一撰記中宗初置學士以後館

中雜事及諸學士應制倡和篇什雜文之屬亦頗記中宗君臣

宴褻無度以至暴崩其後三卷為諸學士傳今闕二卷平一以

字行

唐年小錄八卷

陳氏曰唐戶部尚書扶風馬總會元撰記唐以來雜事分為七
門末卷為雜錄舊有一本畧甚後得程文簡本傳之始為全書
開元天寶遺事四卷

晁氏曰漢王仁裕撰仁裕事蜀至翰林學士蜀亡仁裕至鎬京
採撫民言得開元天寶遺事一百五十九條後分為四卷

容齋洪氏隨筆曰俗間所傳淺妄之書所謂雲仙散錄開元天
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遺事記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
雖文章之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為笑其一云姚元崇
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為宰相
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羨風姿宰相張嘉貞
欲納為婿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為睿宗

